



鐵橋湧泉

十三卷



Faint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possib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道光戊戌年冬十月

刊成于西塾



鐵橋漫稿目錄

稿一

樂府歌謠四十首

五言古詩卅八首

七言古詩廿四首

稿二

五言律詩卅一首

七言律詩廿八首

五言絕句十一首

七言絕句四十九首

補遺五言古詩一首

稿三

議三首

書十首



稿四 對問十首

攷二首

說一首

稿五 敘廿四首

稿六 敘廿三首

稿七 傳八首

墓銘一首

碑一首

稿八 書後廿六首

稿九 金石跋卅六首

稿十 金石跋卅六首

稿十一 金石跋廿七首

稿十二 金石跋四十一首

稿十三 時文十三首

右鐵橋漫稿十三卷余伯兄之廢稿諸同人所綜錄者也伯兄名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姓嚴氏烏程人初名萬里爲歸安學生乾隆末游學京師己宛平籍應嘉慶庚申順天鄉試舉進士不第改還本籍道光壬午除嚴州建德縣教諭乙未引疾歸今七十七歲矣生平無他嗜好飲食寢寐在破書堆中將六十載所校輯撰著積七十餘種合編爲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已刊板者十種其乾隆中舊稿有詩十四卷文十六卷伯兄自謂少作不足存其嘉慶初到今詩六十餘首文數百首亦廢棄之不

欲問世有張紫瀾者江寧才士也就新舊詩稿選存三百餘首
邑人董鑄范淡于詩者也就張本刪汰百餘首嘉善潘篋坡又
就張本選補一首定存詩二百二十二首其文除舊稿十六卷
外建德諸生蒐輯散片并金石跋寫存二百四十九首未經刪
汰平湖陸飲江又選存時文十三首俱非伯兄意也諸同人慙
忠乃合編詩文爲鐵橋漫稿十三卷附四錄堂類集之末刊板
家塾余與校字之役竊見今之爲詩者刻意求新取則于達官
貴人爲古文者已離合變化爲能譬如海市蜃樓空中絢爛伯
兄詩師古不徇時好文從數萬卷故書鉤索得來譬如造塔先
掘地縱廣數十弓堅築基址積勞而收功也晚尙應刪汰請俟
通人戊戌秋九月族弟章福謹敘錄

鐵橋漫稿一

詩類上

四錄堂類集

獨漉篇

獨漉獨漉泥淖陷轂陷轂猶可翻車汗我春華大好畏及早秋
相面不侯慎莫竊鉤廉吏苦貧不酌貪泉直木見伐不願曲全
狐貉雖溫當炎不御蘭蕙雖馨當門則去白日杲杲黃沙浩浩
晝短夜長憂多樂少勢利之交隙于一言彌天之缺戢于一棺
彎弓射虎虎啞而怒我命在天匪虎之懼小信賊信小忠賊忠
登高四望伊誰適從

白頭吟

鬱鬱江邊松哀哀雲際雁與君期白頭不謂中途變昔者鳳與

皇鳳意或求皇今者鳳與皇鳳皇不成雙溝水東西流偕行各自涉琴心亦何常新舊不相及新人媼亦妍舊人妍亦媼欲得新人笑莫如舊人啼過時愛情割既望圓儀闕暑來常棄裘寒來亦棄葛魚尾何筵筵釣竿何珊瑚積景下西嶺際曉復東還

車遙遙

荒鷄長號夜過半童僕挑燈取臥薦登程廿里星煥爛昏騰殘
日 夢兩目眩馬蹶跋車轂戰前行後行聲相喚杖桑挂鏡天下

車遙遙遙遙望車塵但見車塵起不見車中人

篁篴引

河之水兮風揚波公竟渡河兮柰公何

河水濺濺浪大風慎中流失船公不復還兮望斷河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紫天生兩馬皆四蹄那得令人不道死僮頑弗輕
棄憐是故鄉人衣敝弗輕棄猶帶故鄉塵

折楊柳歌

下馬折楊柳上馬吹胡笳主將功未遂戰士敢思家

三洲歌

三山斷江口送郎淚沾衣征帆遙不見知度巴陵西

企喻歌

犢子被文繡那得不爲犧健兒苦寒餓那得不爲非

西曲歌

金村漫稿一
三十一
盈盈大小姑隔卻湖口縣生憐百里間相望不相見

子夜歌

儂上紅錦機兩絲織爲一歡來就儂機有何不成匹
歡愛白蓮花盪舟向前浦剖開蓮子心侶儂心中苦
歡間變歌

贈歡碧玉簫中貫兩頭空歡心祇方寸不肖交付儂

采蓮曲

江南可采蓮女兒白雙足打槳石城西齊唱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盪舟蓮葉閒蓮葉綠如許蓮花紅可憐
歡采蓮幾枝儂采蓮幾枝歡儂各自采喚儂欲底爲
可憐雙鴛央交頸戢其耳可憐雙鴛央雙雙柰何許

蓮花出水立白白復紅紅兩般好顏色兩心同未同
道是兩心同莫教顏色改顏色有時改與歡及時采
采采蓮多枝息息莖中絲絲絲斷未斷相連能幾時
蓮花結蓮子蓮子在蓮房齊唱采蓮曲延年壽千觴

江南樂

紅亭綠楊柳遮徧龍尾灣郎但不惜費一作不
相棄與儂樂千年

佛粉行

惡生不如美死彊笑不如痛哭歲比不登遑果我腹行就食而
徂東盡室家而度江江東十戶九戶空比年大水復蝗蟲今年
大旱千里赤湖底鑿井井底坼貧家孀女富孀宅無糜餽爾永
朝夕躑躅荒墟遇見老嫗曰若咨上天仁愛爾民賜爾佛粉療

爾飢泥首膜拜荷大生德遵彼西山披荊除棘窟地五尺強粲
然蓬白土翁之擷之嗟嗟苦苦朝堀粉餐風露暮堀粉宿岳幽
木皮草根和作乾餼既忍我吻又窒我喉相看顏面如鵠如鳩
霜林夜半鬼哭啾啾居室何必高堂餽口何必稻粱願得好生
人惠我秬與稷黃鬚縣緜欄街坐口給米升錢卅五遣之出疆
急星火流民同是帝堯民去去江東非樂土

郭公謠

郭公來胥吏瘠百姓肥吁嗟郭公來何遲
郭公去胥吏歌百姓哭吁嗟郭公去何速

織縑謠

南荒北孰家家食肉南孰北荒家家食糠

葵扇歌

蒲葵扇搖搖復拂拂到及秋風生與爾相離別
蒲葵扇附熱曾無意到及秋風生如何便棄置

古諺

江湖雖大不容鯤魚駿馬如龍不如安車
知命者不富大勇者不鬪
善下者人上之善得者鬼喪之
我視人之明而自視則昧雖有離婁不克顧其背
多藝不死多錢役鬼
匹夫多藏盜睨其笏
鳳皇不觸網義士不受賞

剛易折圓易缺白易汙巧易拙

善戰者能乘其間也善治者先防其亂也

諛言伺其色讒言投其隙良言祛其惑善醫疏其塞善政去其賊

高士不懷刺淑女不工媚寶器不充肆太平不獻瑞

感興

秋蘭生澗曲浥露舒華滋含香自珍惜榮頓亦任時一朝紉爲佩使我枝葉離雖近君子身芬芳日以非岳阿有本性依人非所宜

雜詩

富貴非吾樂貧賤非吾憂憂樂與俗殊耿耿在千秋斥鷃笑黃

鵠杳冥何所求貪夫務苟得志士務潛修彼我不同道安能相爲謀

南鄰有貧女粉黛夙無施夫君隔天末遠道胡不歸空房顧形影中夜獨裏回阻飢益無儲禦寒朽無衣賤妾安足悲所悲黃口兒辛勤事織作聊用供餽糜詎無吉士誘終焉禮自持芳蓮出池底中心不受泥昊天監知之君歸亮有期

豫章千尺木乃在大江西皇天雨露恩挺此廟堂姿雒陽要梁棟使者尺一馳郡縣被中旨搜揚敢後期百夫擁上道道有咸嘆咨詎不戀舊土懷材難久遺此身既許國剪伐所未辭根斷枝作薪一作根朽萌蘖僅升沈胡不齊

腐儒喜談古古事茫昧閒目遇猶難恃豈況共和前蚩尤相黃

帝見管子五行涿鹿啟兵端羽淵既方命郊配四百年湯武同時起
中分天下難武庚成亦賢少康敗亦頑人事或翻覆予奪天無
權萬古同此天今爾將何言

江浙田賦重東南民力殫尤重者四邑江震與程安野人納倉
米歸來各悲歎終歲常勤動合家常飢寒如間八省漕輕重絕
相懸王道無黨偏四邑民獨艱我云否不然昔在宋明年有官

田籍沒租額若天淵官田籍沒田一依租額起科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減之再三

減四則以相權承流率浮濫什一二之間官家但什一何異殷

周前吳江等四邑皆水田濱太湖稀逢旱潦豐年收米畝三石凶年石中年二石準古什一稅以一斗八升零入官徒

以承平久百為費漸繁量入以為出上下俱安便

黃河天上落如龍性難馴自從開闢來為害中國頻徙之行塞

外中外長不貧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天子壯之今中外一家倘由東勝沂喀喇木倫河鑿滿吳喇武至毛明

安出喀爾喀右部放河東下我于左翼前旗之東為四五堰不

使涓滴南流則漠南數千里漸成膏腴中土永無河患豈非萬

年至計而惜崇伯無遠略功畢集一身堯或誤用人舜乃誅不

仁顧非盜息壤神禹難為神蘇作隄禹于大伾以上亦作隄記云禹能修蘇之功史遷云水載之

高地謂後世治河者猶夏道是循蘆灰能遏水下哨隨河新既

免妨漕運復不病居民決口至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利歲糜萬億緡隄塞

陳陳因因害以為利汎工問河臣

凌茗鮮冬榮木薜不宿稿嚴霜被高林松柏獨美好男兒可憐

蟲憂多樂事少役役妻孥間營營何日了羽人海上來招我游

蓬島沐髮瀛海波振裘叟木杪回頭顧塵寰錢鏗先我天夢醒
嗒焉悲有生皆腐草卓卓桓君山新論無仙道

擬古

參差原上蒿遠近道旁黍人云百載前此地徧朱戶闕古斯成
今闕今斯成古策馬登崇岡蒼然望平楚寒煙鬱荒疇墟墓紛
難數悲風野蕭條樵牧自歌舞盈虛隨大化貴賤俱黃土爲樂
及芳時過時將安補

灼灼夫容花託生蘭澤畔與君新結藕錦衾光爛爛盛愛難久
持何言中道變恩重枯木春寵移和璧賤願得鳳皇琴彈作相
思散終日不成曲絃腸忽俱斷陽澤潤華滋萬象咸周徧君意
亮終回寄言加餐飯

篋中有端綺繡作碧梧枝上棲雙鳳皇翁離侶欲飛梧葉猶未
落所思猶未歸含情獨脈脈持此將詒誰

娉婉天孫女當機不停梭睨睨望牽牛七夕相經過一別動經
歲佳期能幾何迢迢阻銀漢娟娟揚素波誰言天上好天上別
離多

遲遲白日暮唧唧寒蛩啼遠道多悲風良人行不歸空房顧形
影膏沐爲誰施歲華坐婉婉含淚理征衣金剪裁妙匹縫已素
色絲征衣千縷絲賤妾千里思膏帶減疇昔瘦損亮有差繁杵
激清響夜久風淒其淒其徒緬邈歸期安可知繫已同心結庶
近君光儀

客從京洛至遺我一綈袍窮途易感恩物輕詎則高繁霜皓已
結朔風起蕭條故人此嘉惠被服遂由敖僂勉圖報稱愧乏英
瓊瑤

擬雜體詩

魏太子丕公讌

青天一片月照我芙蓉池兄弟既和愷嘉客復鱗差長筵倚綠
波紛葩媚瓊粧絃誦競雅奏華燈一何輝清光滿西園繁星落
酒卮翩翩此良會不醉將何爲羣公惠好我吐握安敢辭展詩
暢心意幸甚樂昌期

陶徵君潛田居

屏處稀塵鞅作息儕農家鄰翁欣莫逆攜手話桑麻鷄犬各自
適童穉嬉無譁裏回度堽曲炊煙互交加微雨昨夜過豆苗亦
已花挈壺期一醉樂事良未賒

謝僕射混游覽

迅矣隙駟辰達哉樞榆諷良時益勝游胡爲久倅惚整纒越都
門薄言舍徒衆絲柳覆幽蹊煙蘿裊翠洞踐巒天有階涉礪花
無縫飄颻度石樓岌業駕虹棟寒香冷衿衣清唄警塵夢凌厲
眺崇京氣勢鬱龍鳳曾無補袞能怒焉臺省奉聿想山中人撫
躬用自訟

顏特進延之侍宴

燭龍曜恆極鵬翊煽炎椒西馭沙河隔東觀若木遙廣輪邈漢
宇襟帶仰熙朝皇猷厲精治時巡蕃軫勞青陽麗嶠路黃常卓
江臯望幸徧五州懽怵齊四郊列騎扶瑤轂轉軸翼龍梭天儀
山祇警神譟水若逃回瞻衛龍虎藐盼流金焦故里停璇蓋春
方沛瓊膏蒨豔哥遏雲趙姬舞回颿長筵寵行殿廣座錯金貂

恩由魚水洽道以精一超嶽濱效瑞應鼎羹感和調

謝臨川靈運游山

日余軼塵銜順命樂清適遠彼樊籠期振此青真翻緬幽愜舊
悰尋異理輕策境爲動息周形以崇澗役踐嵐升九虛度谷下
千尺仰聆松韻繁俛矚澗流激白岸憩遙亭石門坐奧宅餘霞
半人窗積翠寒欲滴層構出丹崖修蘿複薛壁延眺愴忘餐游
精歷未識水木媚清輝靈蘊頓翕闢妙善堪元蹤冥契赴岑寂
吏隱徵在今一往羨飛鳥

十三夜月

匡居寡塵悰眷茲階前月矧當盛節臨清輝滿庭樾紆徐步簷
楹幽思動超忽人靜葢語繁風細花影活時有玉露零兼之織

雲汲映池激若空幾望輪猶闕無嫌質靡盈所貴光不竭何因
期結璘冲虛卽蟾窟

十四夜月

經秋戀明月不夜先憑欄光輝踰前夕已見升東垣衆星亦稍
吐絳河揚微瀾灑氛一以澈懸曜誰不觀萬象承天衢十九已
團欒持滿詎恆居若虛可久安素娥迎佳節環佩來珊珊金鳧
麗瑤軫皓彩流冰紈仰視渺難卽含愁孰能刪淹客亦已久續
醪安得錢無由荅金素空吟窈窕篇

十七夜月

幽棲愛良夜薄斟趣亦佳展席坐方除好友心所諧須臾月初
上清光入我懷流輝何冉冉忽已滿西階衆籟各動寂一輪淨

于指圓儀雖稍虧素彩猶無涯人生代新故誰能長不乖處滿
易招損過時遂積差感此盈虛理使我心爲摧

送周十一北上

戒馬顧同槽馴魚戀故池有生匪木石孰無懷與思與子久相
要徜徉震湖湄男兒四方志如鳥辭舊枝藹藹軒蓋路才捷競
先時鷄鳴子當發淹留但今茲子我非一身焉得不分離惟應
分離後莫負心相知相知各努力永言播令儀

送王孝廉歸浙

晨鷄應候鳴行子各嚴裝子今旣放黜我亦游沅湘親交義在
敦何爲天一方燕山八九月朔風起悲涼清笳亦斷續萬馬鳴
秋霜柰何客游子揮手共倉皇征車各邁邁邁邁遙相望後會

亮有因願言崇令芳

寄潘大翥

中夜百端集披衣步前楹零零露華白唧唧寒螿鳴感此時物
換重以別緒縈微風度虛牖熠燿時復明仰視天宇間銀河東
北傾元運亦多阻迢遙閒雙星況我素心友焉能長合并援琴
寫幽操戚戚多離聲詎無蘭蕙花爲君掇其英中願渺難遂佇
立徒屏營

楊周二子墓下作寄懷王山人獻

侵晨攜斗酒流眺城南隅碧波帶長麓寒光清有餘羣鴉一以
噪纍纍多丘墟念彼地下人生前良我徒楊子雕龍手周生野
鶴如飄飄兩詞客長伴孫太初流行隨大化一去無賢愚寥寥

四五子後死爾與余感此一相酌沈吟立斯須

早起懷費七黃

野人先身起推窗星煥爛殘月在西垣屋影印溪面花梢宿露
滋林隙曉霞燦翻帙受清光焚香弄柔翰之子我同聲新詩需
點竄望望南徐家桑柘蔽遙岸

宿萬峯齋翫月懷柴大源

弭駕憩山閣待月出高城開簾延素彩照我孤客清遙林屯夕
輝激湖漾空明迢迢銀漢瀉耿耿玉繩橫圓儀亦稍闕盛節方
漸更美人獨不見沈吟空復情

贈劉舍人

弱冠振芳聲志已戀上壑黑頭賦遂初卽事欣所託仲春氣微

和開軒面林薄天表衆峯圍花外一泉躍離離人影疎關關鳥
聲樂裏回池上亭客來相對酌幽抱開古今新詩或間作能持
齊物心飛沈共灑落

答張五

遙夜忽不懌被衣起翫皇寒月隱庭柯肅肅凝微霜念我同袍
者三載游朔方川涂修且阻能不紆中腸仰盼雲中路流焱激
金商嗷嗷羣飛雁哀鳴一何長智士觀物變達人守故常春華
競朝秀秋蘭待晚芳明義亮不渝蹉跎庸詎傷感爾明珠贈永
言矢報章

過金陵

峭帆下蕪湖鍾山當我前連岡百起伏奔走相後先昔人此割

據虎踞而龍蟠上流控荊益負固睨中原秦金厭不得六代以
偏安畫疆自守易統馭四方難前明雖定鼎再世遷幽燕王氣
隨銷歇撤局于福藩牛首詎天闕鳳臺莽秋煙時平曠一覽迹
往悲千年惟有長干寺塔鈴語雲端

五平五仄體題旅店壁

秋原何蕭條落日照馬首黃河多悲風撼撼斷古柳前行將奚
之躑躅大渡口飢鷹與人前駭獸逸我右遙遙望墟煙託宿但
恐後還家猶無期道路亦已久中宵長悲吟拔劍看北斗

暫歸

久客暫歸家似枯枝作花衣冠殊楚楚面目帶風沙今日卸行
李明日復天涯病妻下機立活火烹新茶匆匆具酒肉親友相

經過舉杯問存歿近事夢如麻坦途生荆棘單家驛豪華我幸
長卑賤不哭亦不歌羣狙各競芋偃鼠亦飲河翕翕夸毗子好
官爲錢多人人使其私焉能顧及他天下常無事有事當如何

溪曲納涼

齋閣苦鬱蒸晚食汗流背揮扇出園門消搖解我帶遙望樹石
間蹲踞已數輩我來共笑言坦率肯堪愛微風溪上生爽然暑
力退魚行錦藻動日落絲雲碎煙際帆有無野田如組績俛仰
怡心神冥與詩思會

大佛寺

跨驢經段橋沿隄轉北岸巉巉寶粟山山脚敞僧院層階陟杳
冥古木蔚葱蒨兩兩披緇徒招招凌紺殿空色閃莊嚴天儀煌

震旦輪回七世功廓徹五尋面若使涌全身高千山有半維時
秋氣清湖光搖白練風柳老逾姿衰荷香落辦回看彼岸遙幻
影目空眩布地盡黃金我心無繫戀

壑舟園

名園閎化治逶迤東山岑雲岫互回薄重嵐窅淡沈稽遲獲選
勝得朋遂招尋逕紆入花霧馨濃結午陰修蘿複苔砌嘉木鳴
時禽沍沍流泉駛淙淙夏玉音飛樓揖縹緲柯亭積瓊琳解衣
一盤礴流緬思何任高文壽金石令望揚古今俛仰識陳迹躡
躡拂初心感彼蒙莊語倚柱成清吟

登莫釐峯循西麓而下遂憩三茅僧舍

疲薊困炎夏曠腹忽清秋乍愉鞞鞞脫遂展平生游重嶺石齒
齒雙腋風颼颼履躑始獲夷積勞中稍休蒼蚪偃蘿徑綠篠媚
丹丘境往迹轉緬厓絕興逾適威遲度天半飄忽墜崑幽陰林
翳蘭若微雲滄山樓道用習靜悟勝以入險按已往遂吾有未
來誰能謀悠哉達者達喟焉浮生浮

嚴先生釣臺

范書載嚴先生釣處有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齊國卽臨淄無故迹又載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
嚴陵瀨則唐以來所稱釣臺者近是也章懷注引顧野王輿
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
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
陵釣壇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甘

字誤州記桐廬縣有七

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按志言相接記言數里知七里瀨
在今盆柏附近後世稱謂改移從鳥石入隘行七十餘里下
漏江總名七里瀨矣建德壽昌界水經注有十二瀨入桐廬
界又十六瀨七里瀨第一故注云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
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磐
石周回十數丈交枕潭際葢陵所游也如注所言則志之釣
壇是臨潭一石可坐而釣者江底漸高瀨漸平石室及磐石
埋沒沙土下後世嚮慕高風惜釣壇無故迹遂指山半雙峯
聳峙百仞者謂之釣臺葢又千二百年矣釣臺東百許步爲
嚴先生祠祠東有嚴姓四家卽先生後裔守祠者也唐文粹
有補闕梁肅撰碑及羅隱刻石石皆不存范仲淹記亦非原

石然而瀨可平祠可遷碑可泐釣臺因山爲體與天地無終
極矣先生蹤跡殆無常處世祖物色得之臨淄前書臨淄嚴
安有傳或先生亦臨淄人范書以爲餘姚人耕于富春年八
十終于家云家者葢富春或餘姚而尉氏縣城東二十里有
嚴光墓見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詎老復特徵而道斃乎史闕
有間恐未必然嘉慶中金陵培土得先生銅章其文曰莊光
信印亡友萊陽趙曾北嵐權宜興令購得之寄贈余後八年
余除建德校官欲不就顧念得先生名印是有宿因遂到官
道經瀧中謁先生祠登釣臺用謝客七里瀨詩韵成五古一
首書之祠壁若乃推求本事先生就徵會遭星變決意歸耕
余嚮爲七絕發明之茲不復及

雙巒拄太虛曠世展幽眺江波洗俗心山石貌孤峭野雲相與
閒漢日常懸曜潭清見鱗潛谷深無虎嘯遐哉老宗人投札語
言妙狂奴終不臣天子亦善誚揮手臨高臺長竿獨下釣任公
儻寓言巢父堪同調

乞巧行

華月滿空河宛轉靈鳥接翅夜相見長安女兒體態柔含情怯
倚洗妝樓銀鐙熒熒照綺縠篆香一炷望空祝細語拈針人不
聞願妾侶花郎侶玉貧家有女巧莫當單衫百綴無完裳脈脈
停針願乞拙游雲蔽空靈彩沒

澗屋行

火雲纍鎚壓澗屋泐石鎔金暑太酷蒼龍不吟阿香伏南村老

公昨卽世俾我愁疾已滿腹縱有美酒誰共傾白晝閉門鼈頭
縮袒眠赤腳搖大扇俗客不來萬事足世情磬折貌爲恭賤子
生平懶徵逐同門姚生差愛我肩示肝膽吐衷曲近亦病死荒
江濱南望南雲淚一斛可憐出門向誰適親故紛紛電光速不
分君等電光速又值驕陽焦殺木

白日行

白日升天吁可樂黑頭歸田復不惡勸君逢花飽看來勸君有
酒且淡杯若言造化無顛倒盜跖壽終顏子夭若言王道不競
絀竊鉤者誅竊國侯今人慨慕義農上生值義農亦惆悵

紅毛刀歌送費員外錫章之秦軍

彎彎新月四尺刀來自西極西紅毛紅毛鬼子大洋裏隔卻地

金瓶梅詞話
卷之二十一
三
球九萬里鴻鈞熾炭兌爲金百鍊歐羅巴之陰鍊成此刀飲以
血拔刀四顧心腸熱神物之神在殺人以殺止殺刀甚仁旄頭
忽現欖槍埽夜半有聲躍出鞘屋梁燿燿金電馳電中一條青
蛇飛飛到中原百金直得此如得萬人敵使者辭
朝西入秦佩刀銜

命出都門鼓而進之賊皆敗舉刀一揮賊皆拜捷書飛奏天霽
顏軍中齊唱大刀鏢

寄李秀才

理

朦朧天際月挂我谿邊松舉頭東北望不見莫釐峯平生四海
論交道誰能背面相傾倒一日相知君獨淡一日相思令人老
范蠡湖頭鷗鳥羣別來長隔半湖雲野人臥病誰相慰浮玉山

中空憶君

相逢行贈張孝廉

士俊

自我不見今八年解后相逢張敬軒春寒野曠東山麓獨客間
行惡衣服鬚髮蒼蒼神嶽嶽道旁把臂語刺促仰視高天白日
速憶昨論交在林屋萬事翻覆數更僕南風飄忽動林皋魚龍
百變狐兔驕丈人請歌靈寶謠賤子亦解揚雄嘲松楸野徑招
提院講壇雨花片片此時佳客紛紛來席生置酒臨高臺胥
湖返景光照曜但見浮雲慘澹東方來虛無織女倚巖隈猿啼
狄吟萬壑哀山鬼窈窕頷其頰今夕不醉各無歸不見昔年豪
健者翁許而今安在哉

無錫訪張

光彝

不值留題齋壁

君家太湖北我家太湖南數年一會面會面旬日談縣花溪巷
舊時路間說遠游歸期誤今我尋君不見君他年尋我知何處
曲阿城外拊橋闌九龍山高霽雪寒

古泉山館行瞿理問 中浴 席上作

瞿二別來十五年楚天解后寧非天春寒積雨羊風角眼前突
兀古泉山貧官誰道無長物侶此豪富吁可憐山高二寸互四
寸當中挺特三封巒淡岳空洞各窈曲懸厓複道相鉤聯濃青
大綠新雨溼疑有草木生春煙細看面皆五銖篆背有好郭輪
無邊非公式錢乃女錢鑄自蕭梁天監間篋忽陳隋唐宋元土
花繡結山一拳軫牢不散形蜿蜒姹女欲數數大難棄擲吳門
荒貨灘瞿二購得真奇緣築館收貯胥江干繪圖索句爭流傳

求郡求丞北走燕天風吹度湘山巔昔館仍榜曰古泉長沙城
裏東北偏門前稀少車馬喧蟬翼紙窗朱漆闌繞闌百卉風珊
珊圖書萬卷碑版千周列彝鼎中間山承以歐羅巴紫檀粉牆
照耀星斑爛烏几恍惚煙雲纏館中佳客惟古懽我亦古人堪
周旋青春白日張芳筵面山把酒恣流連離坐拂拭興悲歎我
散今錢聚古錢癖與瞿二駟駟然同時同好十餘輩倪周孫趙
劉張潘云何沈陳業不傳又弱一个翁宜泉人生修短皆定數
惟有三立天無權藏窖多金非俊物著書滿篋是登仙不爾鑄
山何足言南唐硯山屬米顛錢山亦須主者賢無錢看山且快
意且讀且耕山下田

邯鄲行

于役太行東茫茫弔全趙柳外波濤漳水警雲中車馬邯鄲道
邯鄲俠客少年場疇昔豪華不可當鬪雞走馬香塵下執戟鳴
珂玉殿旁趙王宮闕青冥裏平原第宅連雲起雕闌十百倚華
妝上客三千躡珠履鳴鐘擲瑟夜沈沈倒海移山意氣淡一笑
還酬雙白璧片言立取萬黃金龍蛇交戰風塵黑合從分符馳
九國華屋談兵虎豹韜清霜放馬金銀磧已聞大將叩關中更
起長城橫代北一朝事去等飛埃富貴雄豪不再來春風苔繡
廉頗甲夜月樵歌主父臺食客游魂鳥獸散銳卒千羣鬼火戰
朽札虛稱天帝觴耕夫屢拾長平箭沈吟往事總堪嗟戰地風
沙落日斜照倉池竭臙脂水講武壇開白骨花花開花落漳河
口邯鄲女兒勸客酒醉歌一曲邯鄲行道上行人盡回首

易水行

白衣祖道易水旁荆卿入秦刺秦王誰其副者秦舞陽督亢之
圖持上殿圖窮突然匕首見環柱逐之王負劍曷不徑前堪其
胸迺欲生劫齊桓公事成亦與商於同天意欲緩秦王死不刺
秦王刺銅柱博浪沙椎亦如此

秦鹿行

闔高指鹿秦鹿逃關東羣盜如蝟毛泗上亭長捉生手重瞳沐
猴信越狗敵國破滅功臣烹西山日落雉雊鳴酒盃不喋朱虛
血神器早爲祿產奪雌呂老去文母來長楊苑裏萃花開秦鹿
未馴漢鹿走孺子拱手新莽受

鄴都行

驅車故鄴都全涌車邊塵三分草荆今安在文采風流洵可人
憶當漢末羣雄起老瞞睨鼎意未已帳前甲仗萬貔貅輦下詞
章七才子妄希天命周文王三馬同槽祚不長廢瓦僅留銅爵
字墓田誰給望陵香夫容臺榭愁行客遺讖當塗非宿昔生能
漢祚卅年延死竭魏廷五世澤史家功臯問千秋石趙高齊事
不侔惟有祇今疑冢畔漳河清濁向東流

蟻磯靈澤夫人祠行

平明發幫射蛟浦半日潯陽江上風蟻磯居然到我眼倚江片
石青苔昔明珠步障入想像村巫社鼓聲丁冬靈旂恍惚宰木
古神鴉銜過山花濃猗昔炎精邁喪亂乃兄虎據江之東犄角
劉宗燒赤鼻欲仗歸妹馴蛟龍家國大事兩決裂夸陵營火通

天紅揮子裘來蜀錦碎非巾幗手能彌縫夫人具挾丈夫氣慷
慨一死明其衷江神踏浪佩環溼英娥窈窕心相從淚落淒其
甘露寺魂歸悵望永安宮白帝江聲五千里愁雲苦霧何終窮
董香光畫青弁山水障子引

我家蒼弁下乃在水晶宮怪底六千餘丈青夫容一夜飛向邗
江東鞭石移山理有無逼視分明是畫圖借問畫者誰華亭董
尚書尚書行草能入妙遊戲臨摹多逼肖卽論繪事亦欲仙畫
水真水山真山偶爾泛舟清茗間寫出青弁高巉岼此幅流傳
二百年紙墨黝古精神全挂向客舍壁壁間空翠如欲滴窮幽
絕險處皆我舊登歷珠簾水邊一徑風風裏傳來資福鐘重山
複嶺脈絡通就中一山勢獨雄若非碧巖定雲峯峯腰丞瀑布

忽伏而忽見其下百泉匯恐是項王走馬澗叢樹雜石各幽致
揮灑寫意亦神侶不信四尺幅具有千丈勢圖成繫以詩自署
各宰字紀年甲辰秋印記太史氏卽今元氣尙淋漓想見縱橫
落墨時行子思歸歸未得較量縮地渾無策坐對此畫淚霑臆
畫裏還山不當真蕭然挾爾陟風塵故鄉好景須珍重況是東
西南北人

讀史記伍員傳

棠君讒死子胥亡吹簫吳市干吳王昭關未索橐中載楚國邊
臣殊憤憤以臣讎君蘆中人爲我覆楚者我君楚國未覆吳國
亂專諸進刃闔閭篡恨不生斷平王頭王僚與爾乃何仇闔閭
佳兵自不祥夫差復諫自速亡爲大夫君亦難矣賜之屬鏤怒

潮起

讀五代史

崇政使敬翔

二十餘年任軍國惟于馬上得休息知無不言言必從心腹逆
溫作唐賊天方厭梁子弒父夾河敗軍血漂鹵納繩靴中諫何
補烏呼爾亦亂世之能臣與亂同事殉以身李振謬爲丈夫矣
何面目入建國門

明宗李嗣源

解鞍厲鏃渾身血色不爲變立如鐵天下當與若共之總管不
行梁不滅功高無復堪容身與賊合軍反狀聞天子倉皇絳霄
殿假手伶官作內變斬衰大臨易冕旒同光舊將盡公侯十年

三
九
金
檢德正南面到頭嘔得肉數片焚香默禱聖人生宮禁沈沈阿
誰見

郭招討崇韜

騎虎之勢不得下儉人側目免者寡思立大功以自安蜀道青
天上不難劉皇后最心腸薄闖豎視師禍乃作鐵槌一擊鐵券
收有子五人三斷頭當時若斥延嗣謀橫衝詎無西顧憂不爾
莊宗廊下死魏王權作蜀天子檄召諸鎮共勤王未知當誰勝
負耳柰何殺招討僵魏王中原竟付邈佶烈全蜀又歸孟知祥
烏呼山鬼夜拜寒煙戎月黑鵲啼錦江樹功大由來不保身為
君更慟汾陽墓

姚指揮洪

守土之臣死効忠我論蜀事悲姚洪于時董璋始唱亂得其書
則投廁中閬州城卽田橫島戍卒千人色枯槁力窮城破壯士
擒餽嚴色厲天日皎割而食之肉且盡鼎鑊之中香縹緲烏呼
洪也指揮耳不惜碎身報天子高官大祿者何人靦顏四姓事
十君

三樞密劉延朗房暉韓昭胤

羣陰共挾潞王起軍國大事問之鬼鬼言竟驗事竟成連名盡
作樞密使當日便教無石郎若輩惑易罔不亡柰何先事趣之
叛君臣失措徒倉皇南山巍巍列騎走三十萬錢竟誰有與亂
終始以自戕太白神人尙在否

桑樞密維翰

桑維翰一尺面不成進士鑄鐵硯慨然自許宰相才那得不教
石郎篡莫言石郎心膽寒石郎何恃恃契丹割十六州燕雲地
契丹冊立兒皇帝以屈爲伸經國計孫皇帝不兒而孫罪歸宰
相復何云白橐駝走大桑焚祖孫操戈事敗矣爲大臣當爲國
死死亦何顏見潞王不死安能謝德光與亂共事者速亡

景留守延廣

兒皇帝冊下父皇帝表上誰敗乃事景延廣孫皇帝嗣告哀文
不合稱兒合稱孫孫有橫磨劍十萬退可以守進可戰帝犯赫
斯怒兒家有此倔強漢烏呼神堯起義臣突厥有李衛公宿恥
雪惜哉延廣徒乞乞一箭入鐵出帝出大年莊前波聲咽

長樂老馮道

無才無德癡老子易代元臣犬馬齒國亡城破敢不來有率百
官勸進爾新朝大錫翊戴功汝其相予位三公三公天上好顏
色惟有恥字苦難識石家易李郭易劉長樂無極白了頭編紀
綵朝恩遇厚一姓興亡一杯酒

吳王楊行密

盜亦有道資羣策埽除畢師鐸孫儒阜衣蒙甲黑雲都奄有江
淮遂王吳江淮誰說人輕弱戰勝之氣一當百清口旣斷師古
頭淖河又奪從周魄若使乘梁新敗時與晉犄角共踣之函朱
三首告唐廟桓文之業未逾斯不成亦吐豪傑氣退保江淮良
不遲柰何鼠鬪南鄰好再世徒然竊大號鱸灰畫策宋齊丘吳
地竟歸徐知誥

小教奈何...
 三百...
 與...
 鐵橋漫稿一
 詩類上
 四錄堂類集
 為一凡廿二集廿九子...

鐵橋漫稿二

詩類下

四錄堂類集

對酒

對酒歌太平燕市一迂生閉戶窮經術與人
 不世情有聲蜚輦
 穀無刺謁公卿落落千秋志悠悠古道行

送張二之西寧

間道西寧路遙遙天盡頭
 祁連橫塞外湟浩夾城流
 憐爾長貧者依人作遠游
 得歸早自計莫遣倚門憂

送蔣立綱之耒陽

聚首不知樂臨岐每愴神
 遲回吳苑夕寂莫洞庭春
 遠道三千里相思十二辰
 汨羅江上過為我弔靈均

送沈五之河西

憐君久都下薄宦赴涼州邊月臨關冷河源入塞流客囊孤劍
在鄉夢萬山秋稍騁驂驢足歸來放釣舟

蔡氏山齋寄懷徐五

自泛鴟夷宅山齋日夕過新詩畱粉壁舊夢隔煙蘿大澤浪無
際一春陰太多離心逐歸雁直北度漳河

由天津將之德州葉侍御

紹樞

招集巡漕寓館有詩送

行口占畱別

積葉滿庭院津門秋已淡故人憐小別把酒一長吟古意足同
調高雲流素襟登車復回首天末孰知音
未必儒冠誤誰教汗漫游天空一雁下風急九河流岐路斷鄉

信暮煙縈客愁前行安所託敝刺怯輕投

挂席

挂席三山外遙空水氣寒魚龍時隱躍風日絢波瀾問我將何
往毛公舊石壇便從餐火棗遂此煉金丹

湖上

茫茫震湖水隱隱包山岑天末孤舟客中流鼓柁吟蘋雲吳苑
夕寒日大荒陰不見龍威丈煙波空我心

由消夏灣渡湖之東山訪程

師洛

司李

積水與天合飛帆插翅輕菱風摩劍槩山霧或陰晴善病愁成
陣開顏酒作兵伊人渺何處極浦市橋橫

楓涇舟夜

小小楓涇市遙遙賣酒家卸帆潮正落對岸月初斜
柁急無全夢
鐙昏有落花因悲耆舊少重憶邵平瓜
謝金圃侍郎病故

峴山值雨

清晨登峴首片雨過城隅忽訝半山樹
回看漸欲無解衣尋逸老把酒與樵蘇
等是漂搖者相逢亦我徒

雪中楊三

鳳苞 潘大翥 費七 璜 范四 音 枉顧

索處苦岑寂好懷誰向開滿天風雪裏
忽地故人來鳴首乍煨熟茅柴新發醅
無嫌蓬屋冷不醉莫教回

過祁村王氏宅

故人具斗酒遲我過山家一路聽流水
前村多落花爨煙穿樹直蘚壁絡藤斜
便合醅酌醉無須感物華

湖望

荒亭一以望無際浪花平高島沒何處
遠帆侶不行秋聲在落葉天意作新晴
坐愛垂綸者投閒空復情

尋上方寺

偶逢樵客語引我入山溪一杖拄寒翠
遙聞疎磬音路隨秋瀑轉鳥立石幢吟
坐識西來意閒雲不繫心

過雨花禪院

近寺諸峯合紆途眾木深樵聲落天半
流水轉花陰簾外一雙鶴牀頭七尺琴
無因遂棲託孤負白雲心

佛峪

曲折蛇盤谷行行花徑通回廊轉天半
清磬出雲中壁有隋朝

字人兼晉客風朗吟飛瀑下宛在水晶宮

早春同朱二張大集劉氏園亭時余將北行

客子病初起韶華粵嶠新虛窓三面水老樹半邊春鳥語滑清
耳梅開香襲人我行君且未斟酒莫辭頻

舟行連江

轉帆清遠峽滙水路迢迢岸虎餓窺客林鶻啼徹宵荒陬三戶
賦負藥八排搖寂寂楚南地詩魂未可招

含涯七百里處處雜夷歌近浦村煙少溪山瘴霧多江源來故

楚天遠入諸羅在昔平南越誰祠路伏波

漢武平南越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下

水即滙水今連州江也
土人以馬伏波當之非

舟行贛江半月度彭蠡望見匡廬作

泱泱湖漢水我行多滯淫忽見廬山面遐思洞壑溪斷虹收宿
雨飛瀑界秋林擊節自高詠匡君知此心

由大姑塘泝潯陽江

水鳥高低舞汀花遠近開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楚客天休
問江東書未裁殷勤惟五老相對我銜杯

城陵磯舟夜憶西吳舊侶各散天末

江合暝煙流山空猿夜愁天風吹客夢飛度白蘋洲零落諸兄
弟飢驅各遠游故園多好景孤負菊花秋

嚴先生釣臺

兩漢一高士千秋幾釣竿誰言天子貴祇作故人看裘敝是初
服臺高非舊壇碑文梁肅在久泐孰重刊

釣壇及梁肅撰碑詳前五古釣臺詩序中

舟行浙江

揚舲下羅刹擊節一悲歌吳越臨江斷乾坤入海多林爲夸父
杖天厭魯陽戈剩有傷心史茫茫付大波

澤國

澤國三州戍高樓萬里情雲霄開霽色風葉戰秋聲節候殊舒
慘天心在化成何因小蟲豸競作不平鳴

伍子胥廟

伍相千年廟猶令過客傷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覆楚嗟何
甚強吳不救亡靈旂歸縹緲愁對越山蒼

淮陰侯釣臺

市中出胯下事項亦逋臣英雄昔未遇不異尋常人奮跡風雲

會成功菹醢身何如淮水上老作釣游民

朱四和松圖卷子

老松蔽雲壑松下橫鳴琴之子孰同調古人知此心風徐候雁
落天濶暮江淡掩卷一回顧猶聞空外音

湯雨生參軍畫孟襄陽騎驢像爲史錫琳題

雨生吾舊雨詩思澹而沈畫亦及高格超然物外尋鹿門小大
隱驢背短長吟欲竟重來者開元直到今

題費侍御孝昌村舍

遠山卅里抱孤村御史幽棲地望尊白怡微風時鼓楫黃花細
雨漫開樽文章到老恒秋氣江海投閒亦
聖恩好謝故年車馬客門前近已長苔痕

王子上已翁氏山樓寄友人

綠陰依約半遮樓樓外平山鏡裏浮茅屋幾家連野戍桃花三月湧春流人間勳業餘詩艸吾黨乾坤有釣舟振觸故年修禊事鷗波不見小封侯去歲上已集同人于鷗波小閣皆賦詩雪篷擅場雪篷者楊鳳擊自號也入夏即抱病不起余為作哀鳳操其序曰哀鳳操為友人楊鳳擊作也鳳擊才而天嚴于哀之援琴而歌曰鳳之飛兮翮其儀兮番然上擊憮不知所歸兮官官冥冥曷之棲兮已矣而不可追兮

憶金陵舊游有懷張錫山卻寄

六朝城闕鎖寒煙仙客良游憶往年曉日紅亭京口樹秋風黃葉秣陵船舊京士女空相識驛路雲山祇自憐問訊洮湖張仲子別來幾醉九龍泉

大梁餞夕

梁孝臺邊落葉繁汴州城上朔風翻相看楚客兼齊客此別南轅或北轅天象七星懸斗柄河流一帶束中原誰堪搦管飛觴後滿路哀鴻又斷猿

都門病夜

孤燈黯黯柝聲頻板榻奄奄臥病身夢入鄭隍無覆鹿貧來滄海有枯鱗青袍十九年中淚白髮三千里外親縱使蹇人天可上難將祿養乞鴻鈞

豐山書院題壁

飛蓬蹤跡語優亞歲歲年年客是家但覺海天元曠蕩不知人世有摠拏一潭清水美于酒滿院碧苔籠似紗欲買老奴髯皓蠅伴余燒燭誦南華

余于壬戌歲度嶺有羅浮之約以兵事不果游星紀再
周閱黃才伯山志有感而作

鐵橋未登鐵橋峯鐵橋何爲來粵東仙人雲端笑拍手我輩地
上可憐蟲萬里崎嶇涉瘴癘一編豁達開心胸會須傳語大蝴
蝶明月揚帆度石龍

明月見左傳游羅浮者皆取道博羅而
土人言石龍鎮有小河可逕達山麓

入都

碣石宮邊舊伯牙重來遺韻滿天涯一鞭走馬蘆溝月百轉流
鶯

上苑花前度交游紛聚散新聲絲管入雲霞自應拂拭風塵色
先訪城東賣酒家

出都

黃金突兀小游仙無數瑤華鞞若煙塲醒方知仍我在貧來轉
畏受人憐月圓月闕同爲夜雲散雲志不礙天萬卷圖書一茅
屋莫將鐘鼎換林泉

到家

水村一望午煙平桑柘陰中布穀鳴曳杖遙知慈父健下機亦
感病妻情手栽花藥荒如許塵積圖書蠹未生鷄犬繞籬遮出
路從今莫放主人行

至竟

黑貂素布同輕煥鐘鼎山林各性存顏歌不前焉可侮淮南到
歛自言尊小魚亦有江湖樂大樹能遮雨露恩至竟浮雲成底
事九天詆蕩又開門

秋懷八首九日通州同繼觀察作

城樓一望海雲開
水落山高雁叫哀
萬戶寒砧催客去
滿天風葉寫秋來
鄉關迢遞雙魚隔
薄暮登臨我馬徧
徒有黃花向人笑
年時異地且深杯

先皇授受禮成歲
賤子初過碣石宮
以扇奉人齊道士
若金在礪晉司空
龍媒伏櫪三秋後
脈望游仙萬卷中
同輩飛騰各年少
別來多半亦成翁

前年于役盧龍塞
重入驅車夜有霜
孤竹城邊沙浩浩
密雲山外月蒼蒼
黃圖竝海今畿輔
白骨開花古戰場
見說清時無庠埃
不消將帥問馮唐

五羊城郭舊由敖
萬里天南見二毛
劉龔小朝雙闕在
趙佗大長一臺高
炎洲草木皆殊狀
漲海烽煙太繹騷
賴得故人同著述
感恩不是爲綈袍

年來王粲尚依劉
主客平津氣味投
小吏東南飛孔雀
美人西北有高樓
河聲夜撼還家夢
岱色秋懸獨客愁
今日燕陲凝望眼
蒼煙九點隱齊州

本朝轉餉重河臣
河性如龍不易馴
到處謝王徒有廟
豈應賈讓竟無人
厝薪故故難溫席
納粟源源未療貧
聞道三江賢大府
每談時務淚沾巾

羽書飛積漕船窗
萬手鳴金拔檣樁
後隊坐銜銀鑿落
前行時緩碧油幢
風搖病柳將隤岸
淮挾強河漸入江
供賦三吳民力絀
諸君何策裕南邦

清茗東下白蘋洲十七年前舊釣游坡老愛山臺未圯憤王走
馬澗空流喘牛自戀吳天月仙吏還同潞水舟一樣重陽好風
景滿灘紅蓼灼人愁

過九江方太守

體

招集庾樓是夜彗星見

庾公樓子湧高城城上張筵列炬明未必客星干氣象漫勞太
守有逢迎如屏廬阜尊前色九派溢江檻外聲閱盡蟲沙成底
事莫教官職誤虛名

衛尊師山房小集

仙家池館菊花杯方外清齋味在回衡岳三峯當檻出湘江九
曲繞城來思鄉信少賓鴻便疥壁詩多倚馬才汗漫相逢樂相
樂天南山水畫屏開

睦州大水湯游擊

論汾

馳書存問爲詩寄荅

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灾重
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簇新賴得二三賢大
府此間實有再生人

西湖

勝賞西湖迹未湮詩人從古得天憐逋仙亭外梅千樹坡老堤
邊酒一船白鷺于飛秋在水青山欲雨草如煙可堪舊日勾留
地寥落騷壇七百年

越中

擢戟歸來霸氣收一編越紉問滄洲徒嘗石室三年膽豈與梧
宮別樣秋傾國尙憐西子面游仙不返大夫舟采蓮采葛都消

歇天半稽山青未休

文信國廟

正氣歌成龍馭遙聖宮
耐廟草蕭蕭臨江鼓角
徒悲壯航海旌旂竟寂
寥縞素纍臣柴市血冬
青義士富春潮吾宗亦
抱厓山恨張陸忠魂小
大招

余先人諱羽以節度判官同陸秀夫赴海死

岳忠武王墓

西泠橋畔岳墳在颯颯南枝大樹寒
二聖還朝何地置

用秦檜語如

王不殺議和難龍庭痛飲終無日
驢背灰心復挂冠從此稱臣增歲幣
汴京歌舞滿臨安

于忠肅廟

于公遺廟敞朱扉下馬焚香淚欲揮
四壁雲雷金簡在萬年宗

社翠華歸飴甥卜貳紆籌策寇準臨邊有是非
悵望鷺鷥冰上走西陵松柏冷斜暉

劉小夢憶書圖冊

君家疎雨吾好友積書之癖與吾同
別來江子亭邊樹終古山陽笛裏風
人有微名都折福世閒豪舉總成空
祇今說著眠琴館卅六年前一夢中

訪潘大不值

野水臥平橋清景滌塵慮門鎖一園春
幽人渺何處

望亭送別

一作將進酒

將進望亭酒爲君起舞頻莫辭今日醉
明日異鄉人

金灣

落帆金灣口遙遙問釣安爾知湖上村誰家有美酒

沙河夜發

午夜征車發沙河月似銀故鄉千里外定有未眠人

柬友

置酒薛家園天晴花亂吐安知明日花不有今宵雨

毛公鵬

澗曲泉逾響雲低路欲迷毛公飛去後留得棗花谿

虎山橋

三十年前我虎山橋補梅梅開三十度人換白頭來

王明妃

多少漢宮女明妃豔到今臨行賜顏色也是受恩淡

天子言無戲畫師筆亦神紅顏能報國萬里去和親
顧影自矜惜長行出漢宮一坏青冢草千載獨春風

魏武帝

隻手埽羣雄卅年延漢祚如何罪揜功老被伏完誤

落拓

落拓京華百結裘破書中與古人游看君忙殺千秋外幸不車
前擁八騶

甯宅

小時貧甯東村宅轉徙西村又范村苦憶先人勤手植百盆花
卉一無存

小時貧甯東村宅五十年來六徙家我卻在家仍侶客暫歸三

宿卽天涯

擬涼州詞

莽莽平沙見戍樓
大旗風卷塞雲愁
玉關頭白還何日
羨殺黃河入漢流

擬征婦怨

中庭漏盡夜淒清
簾卷秋河漢月明
卜得郎歸收涕淚
合黎山外又移營

擬西宮怨

繡簾斜壓倚新妝
翠輦遙飛滿路香
想得御筵花似錦
西風吹不向昭陽

李昌陽云言昭陽但有春風無秋風也寫怨字淡婉

擬長信秋詞

賦成紈扇淚闌干
簾卷空階露欲溥
非是君王恩澤少
西宮月色不勝寒

擬長門怨送友人譴戍

憶昔承恩雨露新
幾回回首可憐春
愁心寄與長門月
照取官家輦路塵

送蕭子愚

翦燭高樓意萬重
天涯何處復相逢
平明便折金閨柳
愁殺寒山寺裏鐘

送元敬

薄寒江閣對清虛
愛爾征途畫不如
十幅布帆輕似鳥
臥看山色過桐廬

震湖新亭子送別

金風浙歷到疎櫺客散湖亭酒半醒君去石城對秋色三山猶
侶六朝青

寄柴源

經年爲客越江波把酒西風聽雁過今日旗亭寥落盡不知誰
解唱黃河

寄張光彝

憶昨山橋花氣薰摻衣同灑淚紛紛相思又隔章江月愁聽疎
鐘扣白雲

寄星嶠

蜀道青天萬里行棧花峽草聽猿聲鄉心寄與峨眉雪應作春

流過石城

李昌陽云勸之歸也措詞淡婉

瓜步江邊憶西吳諸子卻寄

板橋揮手柳初含一路開帆破蔚藍今夜柁樓聞玉笛斷腸春
雨夢江南

寄范玉濤

渺渺平川青一痕故家能有幾家存如聞范叔清貧甚冷月梅
花獨閉門

玉濤詩有冷月梅花之句

舟泊楊村寄懷韓芸舫房師東甌

曾經九躡通州月今日重來花滿天卻憶單車梅雨後刀魚風
味又三年

江樓贈琵琶女

荻花哀雁滿江頭商女琵琶翡翠樓今夕座中齊撥觸秋風吹
落小伊州

贈楚瞻上人

上人學佛居高座摧破禪和障百重除是談詩無別好看雲盡
日倚孤松

鶯湖雜詩

烏榜搖煙下荻塘荻花蕭瑟水風涼生憐鹿野聯吟者寂莫人
閒王載揚

平波彌望澹容與柳岸人家竝水居正是江鄉風味好竹絲籃
子賣銀魚

溪南一徑黃花雨醉裏吟香興不孤買得檣頭船侶葉載將秋

色過鶯湖

新月高高玉笛哀畫眉橋外雁飛回行人今夜腸堪斷况聽吳
孃水調來

甲乙叢書定不磨布衣名姓滿江河而今欲弔天隨子放鴨灘
頭紅葉多

泊青浦訪陳大樽故宅不得

孤城兩面水花渾大雅斯文百一存滿路斜陽春草外不知何
處弔黃門

鱗洲

扁舟盡日對清虛行過鱗洲畫不如江水西流月東出照人殘
夢落嘉魚

巴陵絕句

楚山鬱鬱樹蒼蒼
磯轉城陵見岳陽
北折江流吞漢沔
南飛帆影極瀟湘

夾岸微風拂楊柳
過洞庭寒色夜生波
美人遙在湘雲外
欲贈芙蓉柰晚何

平明拔櫂湖塘子
瞬息船行杳靄間
四萬頃波青一抹
回看帆腳曳君山

青谿

桃葉飄零玉樹凋
滄桑半壁話漁樵
多情最是青谿柳
搖曳風枝送六朝

金陵雜詩

一笑秦金厭不成
幾多興廢攪吾情
黃塵阜茨須與事
連臂仍聞唱石城

石城寥寂冶城躡
徒有朝天宮殿高
誰使金川門再啟
鼓樓大道滿黃蒿

雞鳴十廟茶棚裏
到眼臺城灌莽深
四百年前觴詠地
穹堂何處是葵心

先司空賜第在崇禮街有建文元年葵心堂分韵詩册

半載荒荒醉夢還
長生苑鹿出人閒
桃花畫扇琵琶引
也是江南庾子山

南庾子山

釣臺

天子牀中天象成
羊裘脫卻又歸耕
客星不是蜚熊兆
渭水桐江一樣清

張紫瀾云此題絕唱先生就徵會遭星變決意歸耕前人都作兀稟語非事實也客星有五見皆不

祥況犯帝座觀開元
占經乾象通鑑自明

薏苡嫌疑矍鑠翁舊恩難恃或凶終釣徒無改狂奴態高出雲
臺第一功

讀史記

不是夷門顧問頻邯鄲已入虎狼秦囊中脫穎成何事莫漫輕
他十九人

鞭石蓬萊萬騎還祖龍暴氣盡驪山扶蘇爲帝蒙恬將未必諸
侯便入關

赤手能將草昧開故鄉歌舞共登臺重瞳竟踐分羹約誰向新
豐擁篲來

釣徒亦復奮功名博得他年走狗烹兩度漢皇馳入壁漫言韓

信最知兵

籌國何須痛哭陳賦成鵬鳥竟亡身漢文不是恩偏薄爲老其
材卻誤人

讀漢書

四海窮兵老及之輪臺下詔悔何遲無端又發長生願斷送驕
兒到望思

百戰生降涕泗橫河梁萬古擅詩名若非班馬成良史五尺羞
稱李少卿

讀三國志

三分有二漢將軍老去依然服事殷莫怪封王加九錫奸雄無
事不周文

周文受錫命專征伐以
虞芮質成之年稱王

蛟龍要戲蜀江春
白水涪關血洗塵
一個生降嚴太守
到今說是斷頭人

徐昭法山水冊題詞

風雨高歌有鬼神
自將翰墨寫天真
支硎亦是桃源洞
不許尙

書一問津

昭法名枋吳縣人崇禎壬午舉人隱靈巖山湯荊峴尙書撫吳屏騶從訪之避不見

伍君璽像冊

從俗從宐荷

國恩春風古道口
碑存放他仕女
知多少安穩肩輿過白門

江

舊有轎稅女子道經城門每爲搜稅者所苦

聖祖南巡納君璽言除轎稅

董若雨漏霜茗帚遺像是呂海山所畫

風景河山劫後灰
小庵豐草破書堆
祇應淨掃興亡恨
安穩蒲

團入定來

若雨名說後爲僧名南潛有豐草庵詩集

湘江歸櫂圖卷爲石舟題

吳天渺渺楚天長
杜宇聲聲叫夕陽
湘水入江江入海
教君爭得不思鄉

補遺

雜詩

翩何大隄女
熒熒鬱華姿
十二嫺鍼箭
十三妙歌辭
明妝理絲竹
觀者咸歎咨
十五奉君子
白首將同歸
如何妾薄命
入門與願違
夫人不逮下
君子亦寵移
小心伺巾櫛
顰笑生嫌疑
常恐嚴霜降
蒲柳不自支
寄言生女者
但嫁田舍兒

鐵橋漫稿二

詩類下

四錄堂類集

稿二凡十七策共五子五子一子又五子

鐵橋漫稿三

文類一

四錄堂類集

荀子當從祀議

烏程嚴可均景文選

孔子之道在六經自七十子後紹明聖學振揚儒風者無逾孟子荀子而孟子配食于孔子廟堂荀子有性惡一篇為宋儒所詢病前明黜其從祀此非萬世之公議也臣謹按漢儒劉向為孫卿書錄屢數諸子云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又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又按先臣謝墉為荀子序云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蓋

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義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揆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

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善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

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又按先臣錢大昕爲荀子跋云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

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臣竊惟劉向漢世通人謝墉錢大昕乾嘉間善讀書者其敘錄與跋足祛宋儒積疑荀子自是孟子後第一人又按荀子非但傳禮傳樂也又傳詩傳春秋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弟子見劉向孫卿書錄亦見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傳是魯詩荀子所傳也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見陸德明經典敘錄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是爲公羊春秋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所傳也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申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張蒼張蒼傳賈誼是左氏春秋荀子所

傳也劉向孫卿書錄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今觀非相大略
二篇是善爲易古籍闕亡其受授不得盡知也孔子之道在六
經自尙書外皆由荀子得傳臣學淺位卑不合上議敬具草置
之篋中謂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謹議

甲癸議

唐逸小說有烏傷疑案吏不能決希有老人爲甲癸議曰甲在
外二十八年擁高貴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旣舉秀
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貴黨丙而擠乙僞乙姦生
子甲恥之逐乙而事間令長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
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戊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其子
乙年二十六殆非甲種謂之姦生子不誣也宜投諸荒外以維

風教己議曰投諸荒外荒外詎無父之國哉宜加賜惡姓不與
良民伍庚議曰乙無辜辜在母母先死而乙以姦生間何以爲
人爲宐陰令自我從母地下辛議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情矜
則法窮泥禮之禮不情飢法之法破律是謂敲政宐寢其事勿
決壬議曰乙事未發斯已發而寢其事勿決安用吏爲吏決事
以律律無文則比律律無可比則參稽經史諸子所謂儒術飾
吏治也古有無父而生者華胥履大迹生包羲見帝王世紀姜
原履帝武生稷簡狄吞乙卯生契見詩命星貫昴脩紀葛接生
禹見孝經鉤命決禹母吞珠孕禹見蜀王本紀亦見尙書帝命
驗而遁甲開山圖則云吞月精珠卽月精繫古神聖類皆靈奇
忽荒故史記三代世表引詩傳契后稷皆無父而生詩生民正

義引韓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等而下之田氏夢太白臨
 己而生東方朔見洞冥記荀氏夢感蛟龍而生苻堅見車頗秦
 書列子言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天下之大何所不有
 丙丁鄉愚少見多怪宐返坐癸議曰戊己庚失入辛故出皆濫
 坐乙以姦生所議非也乙凡民傳紀非常儼不以倫難可懸之
 令甲壬議亦非也竊謂乙事尋常耳可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
 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
 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闕澤在母胞八月叱磬震外見會稽先賢
 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羌種孕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
 氏孕十二月生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
 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鉤弋夫人

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見按神
 記論衡或作二十月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
 山記太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
 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
 圖老子託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
 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
 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在妊二年無足為異
 宐片言昭雪丙丁宐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
 覆奏于是甲乙復為父子如常

社議

睦州治建德宋初社稷二壇在城西南二里今所稱南壇者也

後移于城西北一里前明遷城合社稷爲一壇亦在城西北今所稱西壇者也嘉慶廿五年始望祀于元壇廟其年大旱道光三年大水六年始望祀于雙峯書院八年大水已而大旱歲比不登有華顛二老抗言于執圃主人曰祀典莫大于社稷禮云國主社示本也今之郡縣當古之侯國禮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隔使陰明也竊見建德祀社稷不于壇而于屋神所弗歆水旱頻仍餓殍載路職此之由主人備員茲土曾不讜言于守令毋乃蕙與主人逡巡而謝曰若吾子之言敢忘大惠不佞間曹也安能與參末議南壇久廢且隔一江值大風盛漲不便往來西壇舊有齋宿所歲久傾圮承祀官或遇雨霑衣失儀

故就近望祀于城內廟院禮云禮從宜謂權宜也吾子據屋社之文太不擇言何以爲守令地他日政和年豐將百廢具舉今茲未能不佞安能建議二老曰主人禮官也坐視非禮而結舌不言是謂曠官詩云不素餐兮蒙竊慙焉主人跼蹐不應久而曰吁談何容易舊壇廢矣擇地而新之城內乎城外乎方位規制宜準禮文力不能營齋房將依傍廟院擇地尤難歲比不登鳩工飭材需費不貲輕發者後必悔且問吾子章程若何姑言其略二老曰五經通義云質家左社稷文家右社稷質家夏殷文家周也周官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云右者在經涂之右古侯國邑或城或不城不必論城內外漢制與周小異郊祀志云莽奏兆后土時于長安城之未地蔡

邕獨斷云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爲南方偏右後世遵之或合爲一壇亦無害義周書云其壇南赤土續漢禮儀志云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逸書云南社惟梓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云半者壇方二丈五尺周以漢之八寸爲尺漢以今步弓之八寸爲尺二丈五尺得今步弓一丈六尺禮云社主用石孝經緯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說宗廟主也社主將毋同主植土中而出土者尺凡諸節目具有明文太公金匱祝社云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白虎通云求福報功得陰陽和氣主人聞其故而覩其事矣建德南廢壇未位也今難修復略準方位假齋房謂可就火德廟南或寶賢書院南或建昌廟東擇地畝許

如禮爲壇需費數十金可以竣事主人曰唯唯遂往見縣令而建議如二老言縣令曰唯唯復往見郡太守建議如初太守曰唯唯議卒寢不行

代法孝直與諸葛孔明書

前將軍羽攻曹仁于禁於樊會漢水汎溢禽于禁遂進圍樊此
天倖也聞徐晃救至矣曹公雖軍還洛陽必且自將南征非前
將軍敵也主公今還成都去荊州遼遠前將軍軍無後繼攻樊
未必克吳人且乘其虛敗亡無日矣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
算無遺策知無不言宐啟主公亟率大眾趨漢中出秦川以牽
制曹公分遣張飛趙雲各率萬人一趨上庸爲樊聲援一順流
出峽下公安以固江陵則前將軍可進可退正羈旅臣也主公
嘗言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得君逾于正言若不入則正繼之
博者出孤注得梟敗不復振柰何以前將軍爲孤注

荅陳抱之書

去年四月辱賜書附金石圖四表古印章印本一紙屬爲攷跋不佞適有金陵之行久未報命幸知己者之恕之罪也不佞學殖荒蕪曩年所見史傳不能記憶百一承問古印章十餘顆不能盡對其僅可攷者一曰劉宣見後漢書卓茂傳襲封安衆侯又見晉書劉元海載記武帝時右部都尉又見唐書孝友傳河間人又見宋史忠義傳秦鳳路兵馬都監又見元史一百八十六至元時御史中丞今此印篆刻勁整當屬後漢也一曰李諡見唐書韓王元嘉傳元嘉五子訓諡謚諡又見碧落碑又舒王李諡初名謨見德宗順宗諸子傳一曰趙備不能識疑欵又疑伊明史有趙伊見劉世揚傳其餘莫可攷老友楊秋室博通十倍于不佞倘能徧攷幸教之以廣見聞

寄高郵夏

味堂書

可均頓首澹人先生足下曠代通人近在數百里未聆塵教實恨緣慳頃訪老友沈鳧邨于朝天宮獲觀大著竭兩日之力流覽一終揆學海之尾閭傾藝林之瑰寶游精振古大慰平生蓋自爾雅方言廣雅小爾雅而外凡經史諸子字書故訓之言皆理而董之擇其尤雅者爲拾雅次爲拾廣又次爲拾遺撫羅賅備別白謹嚴洵小學之淵海不朽之偉觀也或言芸臺督部旣爲經籍纂詁足下據其成業踵事者易爲功此大不然纂詁藉手衆力建草紉之勲大著卓爾體裁兼述作之美兩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間大著箋注垂成願先覩爲快昔劉子駿與子雲書從取方言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不佞藏書未富顧大著

先能插架足以自豪當用片言爲校讎之助如自敘嘉慶乙卯當作己卯卷一之一一策底至也底當作底底音致至也底無至義四策認憂也當移入釋訓篇文選洞簫賦注引倉頡篇認憂貌云貌例附疊字類後六策諂佞也諂當作諂二十策西至沃國本說文卽爾雅西至於邠國之異文敘言古體字不復出此自亂其例卷二之十二策懿懿香也楚詞離世芳懿懿而終敗兮注懿懿芳貌不作香芳亦訓香敘言詞取舊注不敢刪易亦自亂其例卷三之二十九策傳訓詰也傳當作傳本公羊傳定元年注略舉數事唯大雅裁之可均頓首大雅裁之可均頓首何止與姚秋農侍郎書癸未水災七月十四日可均頓首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自己卯冬江陰

一別倏忽四年馳溯之忱與時俱積伏惟閣下禔躬元吉著作日新

恩眷逾隆身名普泰艸茅舊雨與有光榮可均別後屏跡荒邨去年九月選授嚴州建德縣教諭臥病支離至今年四月到任上天降災從四月三日雨至七月不止我湖州竟爲江浙九災郡之最大江灌而南海潮溢而西郡治以東數百里間平地水深一二尺三四尺不等浩浩滔天無注瀉處死者已矣生者巢居桑無孑遺田不下種凶問頻仍熏憂曷極可均隻身任所擁書萬卷獨坐窮山謂送老矣人苦老不死而日間故鄉之枕斃于洪濤駭浪之中此心亦何以自處也書不盡言不知所云可均頓首

荅姚秋農總憲書論夏殷厯 丙戌

二月十七日可均頓首荅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去夏張竹坪觀察南來惠寄手書具見閣下位業日崇益抱己溺己飢之至意兼賜邃雅堂學古錄其易學討原二十年前曾見之至春秋經傳閏朔表據左傳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爲本中間補置一閏前後推算二百五十五年閏朔無杜氏長厯遷就之失可均曩在金陵曾校刊程公悅春秋分記以貲匱輟工其厯志用僧一行大衍厯逐年布算二十四節氣明白精當殊勝長厯大箸復駕而上之以三正異建而同原先造顛項厯術爲古厯定準通人鉅製可懸國門不佞非貢諛也古者推日蝕法疎于今人閏下以今人而造古厯宜全推經傳三十六日蝕入蝕限

不入蝕限則閏朔更無差失復有奉商者史記年表起共和而夏殷周初爲疑年今可略攷者左氏宣三年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氏去商未遠而舉成數或當不誤漢律厯志夏四百三十二歲殷六百二十九歲史記殷本紀集解引譙周曰殷六百餘年皆與左傳相等而大箸夏殷厯章菴合表據竹書紀年爲本參攷史記頗增減之斷定夏四百三十年殷五百八年竊所未安紀年爲後人刪改非汲冢之舊晉書束皙傳引夏年多殷今本乃殷年多夏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夏本紀集解殷本紀集解引與今本同是裴駙所據已非束皙所見之本至真誥十五引啟三十九年今本啟十六年夏年似曾減短殷本紀正義引自

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今本無此又恐殷年太多要而言之紀年難信夏年難定殷年略見左傳不容違異大箸夏殷麻祇宐總揭大綱不宐畫方布格斷定夏殷某某帝王之卽位在某部某章某年而大箸乃斷定武王卽天子位歲在乙亥上推湯元年在丁未禹元年在丁酉禹無論已殷于左傳短百許年縱使丁未果確安知非百二十年前之丁未加百二十年于五百八年僅短漢志一年與左傳尙無違異然且牽一髮而全身皆動部章年皆遷改又難加殷某某王年數以實之而況丁未僅凭算法推得非經傳古說并非竹書無徵不信卽閣下亦未必自信左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冒陳愚管知所樂從倘撤去此卷酌存精要則春秋經

傳閏朔表與顛項麻術兩相比附聖經月日瞭如指掌豈不快哉其當刊改者卷五上杜氏作長麻自謂用乾象竝古今十麻按乾象當爲乾度咸寧中李修夏顯造乾度麻見杜氏長麻夏顯亦作卜顯見晉律麻志乾象麻乃漢延熹中劉洪造見續漢志注補引袁山松書孫吳用之在長麻所用古今十麻中其餘誤字俟覆勘不佞在建德眠食如常唯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十兩弱不設僦屋轎班之用又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棧可戀逝將餬口四方今乘嚴府學新選拔吳汝霖字沛三入都之便寓書荅候吳寒士能畫松一技之長或堪謀食倘蒙接見則不佞近狀彼略知之可均頓首

荅湯雨生將軍書 戊子睦州水災

六月十四日可均頓首三月杪承惠書名流翰藻灑脫非常令閱者自嫌形穢可均抱幽憂之疾賤苔稽遲頃遇水災復承存問且感且謝史稱大水灌城不浸者三版蓋沿用晉陽事今睦州大水江船救生從女牆頂飛空放入直是陸沈詎留三版哉官舍在山禁水不到而偏僻無樓多鼠竊前任皆不居可均令老妾挈義兒輩居之而自僦民廩與老僕寄居其址亦高前後樓下水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圖書萬卷擎搶上樓幸免遭厄而城內外各街坊水深一二三丈通郡田廬人畜穀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感同之誰能遣此爲詩有云地接天都非禹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鐺神雀瓦女牆拔櫬義烏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夢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

書天護惜一身骯髒鬼癡診皆道其實今誦手書于枕上爲詩報謝云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災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簇新賴得二三賢大府此間實有再生人勞者歌其事亦以告哀氣塞調卑不足當大雅一晒附上楹榜輯淮南子漢書聊爲贈處之言暑氣恢台幸善珍攝可均頓首

上閩撫韓芸舫房師書

十二月五日嚴可均頓首撫部老夫子大人閣下可均久離函丈廿餘年來僅金陵及七里瀧片時親炙依戀之忱常縈寤寐恭惟老夫子福躬康健勲德昭章

恩眷逾隆身名俱泰門牆附錄與有寵光可均破書襍被寄迹

荒江髮白齒搖曾無善狀卽平生撰輯積稿再等身終歸覆盆
辜負師恩慚惶無地十一月卅日有委員以義烏疑案解送督
部者道出嚴州言此案嚮因縣府及省垣大吏知此子無辜欲
爲超度萬難措詞致成

欽案且言此子今悲憤病狂將溘死道路均竊思雍正元年
定例攷貢有判一條至乾隆十四年裁去則此案擬斷舊時功
令肄業及之不必以出位謀政爲嫌今此義烏事古來罕有措
詞實難不揣固陋改判語體裁仿魏時四孤論假甲乙爲姓名
兼仿晉書宋書通典所載博議爲甲癸議一篇言雜而麗而歸
縮于妊二年不審有當與否伏求誨正可否轉呈督部觀之以
資一哂可均頓首

上提學陳碩士同年書

六月十日嚴可均頓首碩士大人執事建德災荒之後繼以疫
厲幸執事按臨吉星照耀時疾漸稀加以場規嚴肅積弊不行
實荷帡幪無事爲福復分清俸助寫書筆札之貲卻之不恭謝
難言罄陳石堂先生宋末醇儒而集罕傳執事竟訪得其遺書
廿二卷有心哉勉學詩卽從遺書錄出乎抑集外詩乎講學家
爲詩都沿擊壤派而石堂不然彌復可愛本注漢高不帝疑衍
不字武帝樓船將軍疑脫遣字衍武帝字彭文勤姚姬傳兩先
生數十年前曾親色笑乾嘉間老輩竟成古人承示方輿紀要
摘鈔及惜抱軒書錄皆曩年所未覩者前有俞理初正燮李申
耆兆洛敘文理初耆與可均舊好申耆好學深思不亞張皋

間理初于書無所不覽嘗在孫淵翁德州司漕署爲古天文說
廿卷文勤新五代史補注亦理初艸擬可均稍有撰述除已梓
借梓外尙數十種積稿等身又半皆從蒐羅殘賸得來就中有
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七百冊六卷三千四百九十五
家凡百四冊非有大力者斷難付梓來日苦短亟宜謝病去官
就省垣寫手衆多處繕錄清本明知覆瓮姑聽後人可均與古
爲徒不干涉公事而縣學文廟將傾分難謝責三四月間既購
買磚石大小木材十之七八柰興工需費不貲倘冒札致劉太
守酌題縣學事則一言重于九鼎矣如不輕發札請卽以可均
稟帖封寄劉太守觀之亦盡在不言中耳敢布腹心唯執事裁
之可均頓首

荅徐星伯同年書

星伯足下一別廿三年天涯地角何日忘諸癸酉得塞外惠書
具知西疆陟歷丁丑入都奉書求年伯轉寄後知
賜環丁亥平叔制軍閱兵到睦詢知近況兼知曾到江南去冬
及今夏屢見俞理初許印林今冬十月朔見提學史君竝詢知
近況十一月八日學轅巡捕吳君發到惠書情淡語至我兩人
文字之交憂患之交洵非泛泛同年比也可均偃蹇終身足下
亦一蹶未振同病相憐既不能致
君澤民祇應與古爲徒皇皇焉上觀千載網羅放失舊聞以羽
儀經業導揚儒風不爾天生我材亦何所用夫立德立功難立
言亦大不易載籍極博千僅一存補闕拾遺毋俾失墜匪異人

任也願與足下共勉之嘉慶中足下在全唐文館從永樂大典
寫出宋會要此天壤間絕無僅有者及今閑暇依玉海所載宋
會要體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葺年猶可竣事而
來書言苦無助我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議敘廢時懸望難必
其人異日或蒙
恩大用無暇及此矣時哉不可失盜早圖之至來書言邇日見
梁永陽王前墓誌高麗隋碑薛河東所書信行禪師碑間所未
間安得手錄其文以補鄙著金石三錄及全梁全隋文哉然而
關係無多虛想亦快不如宋會要之尤要也可均四十餘年來
所譔輯再等身大率皆千數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蒐
拾叢殘而聯比之整齊之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除已刻

借刻外欲繕寫清本留覆醬罽而去日苦多來日苦少言之索
索氣盡二十年前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就中鄭注孝
經最完善曾敘其源委今夏將刻板復為後敘欲削繁就簡而
未能足見心力已衰語許印林云老矣後此兩年太歲在申月
建在辰其大限乎術家之說或驗或不驗印林以語足下乃云
限在明年殆非也十一月望可均為繕寫清本地引疾去官明
年幸或惠書尚當再三往復以博軒渠承索鄙著書目附呈如
左可均頓首時甲午歲臘月八日也

京氏易八卷

王保訓輯可均校補 敘錄傳述論證三篇列于卷首 易章句一 易傳二 易占上三 易占

下四

易妖占 易飛候五 別對災異易說五星占 風角要占六 外傳七 災異後序 易集林 易逆刺律術八 叢書

本三卷見存不錄

韓詩二十一卷 可均輯 附魯詩 齊詩漢人詩說

儀禮古今文異同說一卷 可均撰

三禮圖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謚法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鄭氏注孝經一卷 可均輯

郭璞爾雅圖贊一卷 可均輯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可均輯

唐石經校文十卷 可均撰

說文長編七十卷 可均撰 凡四十七冊亦名類考 天文算

類十卷 聲類二卷 術類二卷 地里類六卷 艸木鳥獸蟲魚

說文聲類二卷 可均撰 鍾鼎古籀文秦篆類十五卷 卽長編第四種

說文翼十五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七種

說文校議三十卷 可均撰 先是爲說文長編以撰疏義草冊 未半孫氏星衍勸先作提綱遂爲校議三十

篇半年而竣姚氏文田之說 亦在其中而疏義至今未成

已刻

段氏說文訂訂一卷 可均撰

毛氏四書改錯改四卷 可均撰 已上經類 十五種 一百八十卷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可均輯

周處風土記一卷 可均輯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 可均校輯

沈充吳興山墟名一卷 可均輯

山謙之吳興記一卷 可均輯

沈懷遠南越志二卷 可均輯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一卷

可均輯 已上 史類七種九卷

孔子集語十七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撰

已刻入平津館叢書

王孫子一卷

可均輯

陸賈新語二卷

可均輯

桓譚新論三卷

可均輯

魏文帝典論一卷

可均輯

杜恕體論一卷 篤論一卷

可均輯

陸景典語一卷

可均輯

袁準正論一卷 正書一卷

可均輯

鬻子一卷

可均輯

鍾會等注老子一卷

可均輯

老子唐本攷異一卷

可均撰 據易州碑本傳奕 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校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撰

已刻

抱朴子內篇佚文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輯

已刻

符子一卷

可均輯

蘇子一卷

可均輯

商子五卷

可均校

慎子一卷

可均校

已刻

申子一卷

可均輯

崔寔正論二卷

可均輯

桓範世要論一卷

可均輯

劉廙政論一卷

可均校

關子一卷 可均輯

仲長統昌言二卷 可均輯

蔣濟萬機論一卷 可均輯

傅子四卷 可均輯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撰

抱朴子外篇佚文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輯

馬總意林校勘記一卷 可均撰

明初寫本北堂書鈔五十五卷 可均校卷一至卷二十六又校卷百三十二至卷百六十已刻

初學記三十卷 可均據宋刻本校

惠松崖筆記三卷九曜齋筆記三卷 可均校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可均輯

黃帝占三卷 可均輯

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 可均輯

古今錢圖三十卷 可均撰

錢龍手鑑二卷 可均撰

訪碑續錄一卷 可均撰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再續二卷三續一卷 均可

撰 三續皆新收拓本未編定

鐵橋金石跋四卷 可均撰 已上子類四十一種二百三十一卷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可均輯 凡一百四冊 全上

古三代文十六卷 全秦文一卷 全漢文六十三卷 全後漢文一百六卷 全三國文七十五卷 全晉文一百六

十七卷 全宋文六十四卷 全齊文二十六卷 全梁文七十四卷 全陳文十八卷 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北齊

文十卷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 全隋文三十六卷
先唐文一卷 韻編全文姓氏五卷

司馬長卿集二卷 可均校編

揚子雲集四卷 可均校編

蔡中郎集十四卷錄一卷 可均校編

陳思王集十卷 可均校編

海珊外集八卷 可均編

鸞坡先生集三卷 可均恭校

孫淵如外集五卷 可均編

鐵橋詩稿十四卷文稿十六卷 可均譔 少作不足存

鐵橋漫稿八卷 可均譔 已上集類十種八 百三十一卷時文不入錄 已刻

右四錄堂類集總目七十三種千二百五十一卷

荅庾仲卿書

可均頓首荅問仲卿無恙辱賜書將之以金幣惠滋多也可以
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仲卿曾不爲僕地邪謹辭謝書中過相推
許且惜僕偃蹇終身竊所未安僕于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聖賢
道法古今治亂興衰雖略究心顧第望見樊籬未窮奧突學然
後知不足而盛承獎借祇益慙惶然頽仰平生又私竊自幸假
令弱冠後早登巍科入翰苑躋卿貳度未必有勳業照人不過
朝華暮落耳幸長卑賤敝衣蔬食擁萬卷書居八品官著述再
等身虛名溢海內優游太平之世七十七年以視往古通人摯
虞劉炫餓殍填溝壑者福命過之因思董仲舒司馬遷有士不
遇賦未免褊心僕誠不遇差堪自慰且告慰仲卿也承示芸窗

日札一編通貫羣經折衷雅訓匪由穿鑿得來甚善至疑問若
千條僕未能具對略獻其愚繫辭下微顯闡幽開而卽開天也
而古天字雜卦謙輕而豫怠也虞翻作怡也偏旁移動而義異
原非兩字秦之罟刻石怠旗疑尤治罟協韵祭統惺拜稽首日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曰者畝之誤以者曰之誤曰者乃之誤以
尙書及鐘鼎詞例校之當是惺拜稽首敢對揚乃辟之勤大命
孟母仇姓仇者爪之誤爪從反爪讀若掌軍營文案有卡子卡
者才之誤害從才聲才子謂要害處設駐防瞽說可能有當唯
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鐵橋漫稿三

文類一

四錄堂類集

稿三凡廿葉每九子△廿四二字

鐵橋漫稿四

文類二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譔

對丁氏問

丁氏問曰萬季野通人也著述甚多鄞人得寫本遺書有羣書
疑辨十二卷余借觀之開卷爲易說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
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溶有感焉對曰羣書疑
辨鄞人續編耳易說非季野作也季野讀禮通考有徐刻本五
禮通考有秦刻本明史稿有王刻本歷代史表廟制考昆侖河
源考儒林宗派入

四庫書別有聲韻源流考石鼓文考紀元會考宋季忠義錄南
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及文集未見專行本不知何人掇拾

爲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與季野文不類按乾坤易之門戶而彖象文言以陰陽爲說泰否亦言陰陽繫詞言陰陽者八九見說卦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分陰分陽豈莊周之言乎而云易非道陰陽之書倍孔子矣杜解春秋傳後序稱汲冢古書有周易上下篇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是十翼未行之時周人說易亦主陰陽自漢至唐孟焦京馬鄭荀虞蜀才干寶李鼎祚之徒皆從十翼以陰陽爲說我信孔子信季野知易說非季野作也

又問曰毛詩有大序小序范書衛宏傳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是毛詩序衛宏作也而詩芣苢釋文引有衛氏傳豈傳卽序乎抑作序復作傳乎對曰以

范書與釋文合訂之蓋毛詩序卽在衛氏傳中衛氏傳梁七錄隋志及釋文敘錄無之芣苢一條殆從他書采獲范在劉宋時猶及見衛氏傳與其敘故云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也然

而宏作毛詩序別爲之序目非卽大序小序猶之孟喜序卦

仲引一行易纂孟喜敘卦云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鄭氏序易見世說文學篇注

非卽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見書泰誓正義非卽百篇序也劉宋後衛

氏傳亡而序亦亡說詩者誤會范意始指大序小序爲衛宏作必非其實然且毛詩本無序其釋篇名者皆故訓傳之各篇發端語鄭箋六亡詩稱毛義不稱毛序是其明證後人見易有序卦尚書逸周書有書序周禮有序官因指故訓傳之釋篇名者謂之序復因論語有商也可與言詩託子夏以取重尋又分爲

大序小序尋又廢序言詩尋又彙大序小序爲一篇繫三百篇後衆說紛紜人私己是實則毛詩僅有故訓傳無序衛宏嘗作序范稱善得風雅之旨者隻字無存亦可惜也

又問曰范書儒林傳序光武立十四博士詩齊魯韓毛是東漢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曰序衍毛字十四者易四書三詩三春秋二禮二徐防傳注引漢官儀十四博士詩但有申公轅固韓嬰可互證也毛詩終兩漢未得立唯釋文敘錄有平帝世毛詩始立一語按王莽傳莽爲宰衡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通毛詩者詣公車蓋釋文所據也平帝紀僅稱校學置經師一人序庠置孝經師一人藝文志云毛詩未得立又問曰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傳記言彭祖八百歲信

乎對曰此道家寓言也淮南子說林訓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高誘注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葛洪神仙傳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按此皆荒誕聖經無神仙之說論語竊比於我老彭包咸注老彭殷賢大夫釋文引鄭注老老辟彭彭祖皇侃疏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皇習見神仙家言故以八百歲釋老非經意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人姓大彭豕韋爲商伯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商滅之韋昭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篋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又解彭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一曰昆吾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曰名翦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索隱引世本三曰

錢鏐是爲彭祖周書嘗麥解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
書紀年帝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合而
斷之知彭祖國名卽大彭夏商爲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國
傳數十世人百歲而滅于商此其實事也彭祖人百歲猶言夏
四百歲商六百歲周八百歲也論語之老彭未知何人卽如鄭
說或是彭祖國之支族人仕商因以國名名之方士惑人乃謂
彭祖以房中術壽八百歲此荒誕之尤者也

又問曰後漢文苑傳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今所見釋名人卷二
十八篇題漢北海劉熙成國撰舊本或題徵士或題安南太守
隋唐志但題劉熙撰不書官位請問劉熙何許人其書卽劉珍
撰乎抑各自一書乎對曰劉珍書隋唐志不載蓋久亡或珍所

始而熙踵成之不可攷也世說言語篇注引伏滔論青楚人物
稱劉成國爲青士有才德者北海屬青州部則今本云北海云
成國是也其云徵士不可攷其云安南太守者隋志大戴禮梁
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撰則舊本有據然不確唐調
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爲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無安南之
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按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爲漢陽續漢
郡國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爲廣
魏晉爲略陽其地屬涼州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載有三條
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避亂
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者靈帝未嘗爲南安太守後

改官交州先士燮爲太守去官寓居皆不可考而其曾官太守則隋志可據也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姓名偶同與撰釋名者無涉後數十年又有劉熙魏志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尤與釋名無涉

對孫氏問

孫氏問曰羈者余讀說文知許氏所引周禮謂周時典禮非謂周官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君讀說文僅據開卷四條以槩全書耳祔篆下周禮有郊宗石室禘篆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祫篆下周禮曰三歲一祫皆禮緯文周字校者妄加禩篆下周禮曰禩於所征之地王制文許氏時王制別行然亦禮類劉向別錄王制屬制度說文例稱禮周字亦校者妄加此四條無足據

也從禴篆下周禮曰禴之祝號至尊篆下周禮六尊引天地春夏秋五官及考工記凡八十九條皆稱周禮何得云非謂周官乎其壻篆下周官謂之窆獨爲變例旣篆下周家搏埴之工也尤爲變例其引周禮而轉寫脫周字者璋篆下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其引周禮而轉寫誤作禮記者盥篆下禮記有盥醢其引禮而轉寫誤爲周禮者秬篆下周禮曰四秉曰筥四百秉爲一秬其引周書而轉寫誤爲周禮者幾篆下周禮侍臣執幾立于東垂其非周禮而轉寫誤爲周禮者鯀篆下周洛謂之鯀作周禮謂之鯀此七條又在八十九條之外說文大例稱周官爲周禮其引儀禮禮記禮緯則單謂之禮敘篇又稱儀禮爲禮記以儀禮篇末往往有記也不佞治說文亦可謂盡心百矣君據

信篇首妄改之四條以末殺五百四十部堅執者誰乎孫氏曰
說文引周禮既間命矣敘篇稱儀禮爲禮記何以明之對曰芾
篆下鉞毛牛羴羊芾豕薇乃儀禮公會大夫記也宋本及韻會
七虞作禮記足以明之孫氏曰請問敘篇尉律學僅十七以上
始試諷籀書九千字是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卽史籀大篆
九千字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敘篇籀字羨文漢藝文志言
能諷書九千字封氏間見記五經文字敘同竝無籀字諷書蓋
諷尉律等書也書非一種九千字蓋復字太半古者字少假借
用之不勝用也漢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
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其書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
作書師未辨劃一故多復字并復字計之凡三千三百字其文

字多取史籀而篆體用秦篆漢藝文志言之明白史籀繁重秦
篆簡易其體異其實同史籀正字疑盡在倉頡一篇中漢志言
急就篇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元尙久亡今所見急就三十二
章章六十三字凡二千十六字玉海多末二章亦僅二千一百
四十二字嚮使籀書有九千字倉頡卽無增加不應短減史游
著書豈其刪棄篆籀九分之七撮取其二以成急就必不然矣
非特此也漢志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
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
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順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
無復字六藝羣書略備矣按順續倉頡續揚雄知訓纂在昔太
甲亦皆斷六十字爲章八十九章爲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百二

章爲六千一百二十字如果籀書有九千字子雲孟堅胡不就史籀十五篇悉正其讀以順續倉頡乎縱使古字難識又轉寫滋訛亦不過什一柰何廢三四千字乎卽曰建武時亡六篇孟堅僅見九篇當西漢末全籀尙存胡能爲子雲解乎實則倉頡除復字爲急就所漏落者無多卽急就知倉頡卽倉頡知籀書籀書必無九千字敘篇諷籀書當從漢志刪籀字無疑孫氏輒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明日又問曰倉頡造字先有文而後有字象形指事爲文會意諧聲爲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諧聲卽象聲亦曰形聲居說文十之七八有形兼事又兼聲有省聲轉聲社從土聲杏從可省聲之屬皆轉聲也吾子爲說文校議三千四百四十條又爲說文聲類一書引證最備而獨于文

字區別聲轉多方無所發明何也對曰不然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惟象形爲文其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皆字也指事上下是也上從一、其上下從一、其下從一爲據形、其上下爲相益其字也而屬之文顯與說文背違凡字必兩合或三合而成卽君所謂文字兼也指事會意諧聲皆然而專屬之轉注假借亦與說文背違社祭土小徐從土聲卽君所謂形兼事又兼聲也舉世讀社近土惟毘陵人讀若柴上聲君爲鄉音所誤耳不必轉也杏從可省聲可非聲轉亦不近亡友張皋聞疑從向省聲可卽向之爛文不佞荅張云六書大例省不省止是一字吾子武進人說文進從簡省聲汗簡有通或當有不省之通許氏不謾言也

杏從向省得之矣或當有不省之吝惜未見之鄙著聲類上篇
歌類第四云可疑是向之爛文仍張說也君好古而不治古音
無以知之至于校議專正大徐之誤象形指事不誤何俟發明
孫氏艷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有間復問曰鄭君注禮云
聲相近又云聲之轉相近有畛限轉則方音改變即如吾子姓
嚴陝甘人呼嚴為陽有何畛限而疑杏從可省之轉聲此疑非
所疑也對曰不佞亦不敢謂可之轉聲必不近杏惟嫌孤出至
嚴陽為轉聲則明證多矣說文彭從彡聲諛俗作諗蓋取忘聲
香從黍從甘六書故引徐鍇云甘非聲知小徐原本香從甘聲
皆可比類其呼嚴為陽者詩殷武監嚴濫遑韵楚詞天問亡嚴
響長韵漢避孝明諱而莊改為嚴是皆明證君未治古音不能

知也孫氏默然久之語余曰吾子言然余昔以社從土為轉聲
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此說不確近
為仿宋本說文序仍用此說散布四方無從追改凡脫稟徑付
梓者後必悔之願與吾子交相警也

對陳氏沈氏問

陳氏問曰攷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何謂也對曰即論語逸詩
素以為絢孔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鄭注繪畫文也凡畫繪先
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以禮成之也陳氏未達又問曰若然集注云何對曰集注利祿
所需夫何間然如其說當引禮器白受采有沈氏者間所問對
求得何晏集解讀之而喜又讀攷工記而疑也問曰鄭注攷工

記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敢問鄭于論語外特先補一義何也對曰論語注凡畫繪先布衆色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是孔子意也攷工記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白即素則其間不待分而成文矣兩采並布何以後素爲其易漬汙是鄭下己意亦即孔子意也記注與論語注互相發明義更周密又問曰畫績之工但掌畫績耳鄭何必云不言繡繡以絲也對曰鄭因上文有五采備謂之繡特消釋之

對王氏問

王氏問曰雅雨堂刊尚書大傳其序稱得之吳中藏書家盧抱經以爲出於掇拾信乎對曰惠松崖輯錄也其底本尙在吳中

又問曰論語子引詩以美子路云何用不臧又云是道也何足以臧前後牴牾何也對曰俗說自牴牾耳是道也承上兩節何足以臧承終身誦之子意謂是也道固如是也而以爲足何足乎蓋美子路復勉以進境也

又問曰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近說人亦不甚怨之皇侃義疏已不怨錄之已即夷齊怨屬已不屬人殊勝近說君據求仁得仁又何怨謂怨之希不希定屬夷齊則更勝皇侃矣前聞大教治經當就本經字義先爲釋例敢問此條可爲論語怨字例乎余不置可否頃之對曰可也起例從衆不從寡論語怨字始見者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注取怨之道也蓋謂取人怨實則多怨當屬已取怨亦得屬已放於利而行所欲不

遂必怨天尤人矣徒自苦耳誰實使然自取之也是多怨取怨皆屬己也未篇勞而不怨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據上下文不費不貪不驕不猛屬已知不怨亦屬己子張問從政爲家臣耳從事焉耳于兵刑錢穀擇其能任勞者而任勞焉自無竭蹶矣誰彊己以所未能何怨之有北山之詩勞而怨者也勞而得養父母不怨也皇侃義疏使民勞苦而民無怨講師相承至今謂勞而不怨者勞民而民不怨若然事父母幾諫勞而不怨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可得云勞父母而父母不怨乎必不達矣就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己視邦家大臣謂之人邦家大臣自謂則己也是怨無怨屬邦家大臣之己也此外匿怨怨乎又何怨克伐怨欲無怨言貧而無怨以德報

怨以直報怨不怨天可以怨諸怨字皆屬己不屬人起例可也設有未安亦得兩從不堅執也吾子譔論語後案尚未告成益據我言而推廣之就論語字義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德人品名字褒貶書法典禮治亂物類雜字以及方言語助詞之屬臚列條件別類分門先爲釋例得古人所未得必多矣王氏曰善哉請言其略對曰人品如聖賢善人君子小人之類書法如富於周公雜字彙百怨其一也方言語助詞如也已何有斯可矣乎哉之類

又問曰宋均范書有傳君輯全後漢文作宗均何也對曰本傳寫刻誤南蠻傳作宗均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注引謝承書宗資祖父均自有傳黨錮

傳有宗慈元和姓纂稱周官宗伯之後以官爲氏臚列宗均及均族曾孫俱均玄孫慈又豆盧誥讓宗義仲碑作晉伯宗之後以王父字爲氏義仲遠祖均東漢爲九江太守宗伯伯宗互異其爲宗氏則同別有宋均注緯校范書者誤據之改宗爲宋實則宗均在東漢初宋均魏博士相距二百年

伏生大傳服章攷

虞書五服五章伏生大傳言之甚詳所謂今文說也伏生故秦博士親見焚書以前四代典章語有依據是以漢儒承用三百餘年罔或違異

前漢孝武時孔安國爲古文說卽史記及說文所據用者也古文終兩漢世不立學官

晉到今學者習聞鄭氏虞十二章之說而大傳竟奪矣余淺學誠不敢違鄭竊意伏生亦漢學正宗也故爲大傳服章攷

漢末鄭氏

定日月至黼黻爲虞十二章晉司馬彪作續漢輿服志據用大之相沿至今乾隆中嘉定王氏作尙書後案始詆大傳六謬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皞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

皞火山龍子男宗彝皞火山龍大夫皞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皞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鄭氏說士不在五服之列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

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如大傳說則山龍自天子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達乎士而華蟲唯天子服之實事求是具有明徵大戴禮五帝德帝嚳帝堯黃黼黻衣黃即華蟲是華蟲惟天子服之也其諸古制書闕有間不能不以周制逆推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袞即山龍節服氏下士而服山龍是山龍自天子達乎士也云山龍青者東方春位木行木色青青龍東宮宿故繡龍章以青凡五色配合皆然也下黃黑白赤不悉云此于五服為周之玄冕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即大傳之士山龍一章而天子亦服之也五服皆至于黼黻大傳粉米黼黻不入章數故云一章鄭注司服玄冕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與大傳義異祭有大小故服有等差而天子至士位五等即以是為差士位卑而與祭必服袞禮器士玄衣纁裳玄衣裳上以文為貴亦蒙上龍

袞謂玄袞也詩采芣韓奕有玄袞云華蟲黃者爾雅釋言華皇也釋鳥皇黃鳥皇黃聲近義近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是也此于五服為周之袞冕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袞謂山龍鷩謂華蟲華蟲繡為鷩雉爾雅釋鳥鷩雉郭注背毛黃即大傳之天子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五章也云作繪黑者說文繪沃黑色繪女黑色繪從會得有黑義據藻火繡為火知作繪繡為水考工記畫繪之事水以龍水色黑也此于五服為周之玄端端讀如字鄭破讀為冕則與周禮司服之玄冕相混論語端章甫鄭注不破讀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諸侯玄端以祭即大傳之諸侯服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四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大傳五章皆繡故作繪入章數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但不為黑耳鄭以作繪與絺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為繪

刺者為繡衣用繪裳用繡與今文古文並異其先注周禮司服以絺繡之絺當希冕而衣亦繡注儀禮觀禮云孤絺而絺入五服則注禮注云宗彝白者宗尊也周禮司尊彝有虎彝白虎西書其說屢異

宮宿故繡宗彝以白此于五服為周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即大傳之子男服宗彝璪火山龍三章而天子亦服之也

說文夬部引歐陽喬說离猛獸李善注西都賦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螭俗离字离亦虎類大傳歐陽譔定也歐陽喬釋文敘錄作云璪火赤者謂繡為火而色赤璪與縹同儀禮聘禮觀禮高藉五采三采二采鄭注三采朱

白蒼二采朱綠是赤在其中此于五服為周之希冕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即大傳之大夫服璪火山龍二章而天子亦服

之也左氏桓二年傳火龍黼黻即希冕服也謂璪火山龍以至黼黻大傳次第與左傳合而粉米黼黻不入章數故云二章說文引書璪火粉米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藻色青非火行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璪鄭注雜采曰藻亦不取古文水藻之說

大傳五章不及日月星辰者三辰為旗章非衣章假使旗章即

衣章則赤當繡朱鳥黑當繡玄武與左青龍右白虎相配而大傳不然者考工記火以圜圜非朱鳥是旗章非即衣章知古而

然也況經文但云五章詎得溢于五章之數故古文說馬融說鄭說皆不如大傳之與經文合也

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疑兼衣與旗言之論衡語增篇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云繡之未刺恒絲庸帛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亦疑兼衣與旗言之晚出孔傳非但兼衣與旗又兼宗彝祭器書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是馬融說與古文說又異也鄭氏以三辰為舜時衣章雖屬意定亦有所本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

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形居日間名曰五光是日月為衣章秦漢以前已有此說然溢于五章之數與經文未合又不及粉米者論語繪事後素鄭注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

分其間以成其文是即粉米之謂也後世此制不行唯神廟棗像者先畫山龍為袞而後

以粉鈎勒之此誠不可五色以粉米成其文而無專繡粉米之以證經然亦沿古制也

服故粉米不入章數

偏求古說唯孝經釋文及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法服類引鄭注有服粉米一語蓋

言士服粉米也實則士服玄衣即玄袞袞之山龍必粉米非專繡粉米也專繡粉米則為近今之紗蟒俗謂之空金蟒唐宋閒

尚無此服又不及黼黻者五服皆至于黼黻而無專繡黼黻之服故

黼黻不入章數

經典專言黼黻者禮器諸侯黼大夫黻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黻衣蓋言諸侯自作繪至于黼

大夫自燥火至于

大凡漢學各有根源非猶後世說經憑虛穿

鑿況伏生最為老師語皆典要自孝文時說書者奉為鼻祖至

漢末而鄭氏別定服章不過于大傳外更廣一義耳今若拘墟

鄭說而追議大傳短長必非鄭意鄭以大傳四十一篇詮次為

八十三篇謹為之注復為之敘其尊奉伏生視詩之毛公有過

之無不及余故為大傳服章攷謂伏生漢學正宗亦鄭意也

孝經鄭注攷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

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語非無因然猶

未攷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

為不相類宜也陸疑為不相類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

服并非五刑也何以知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

之凌亂即未必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目法服何以不相

類鄭先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

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知者今之孔傳所言五服五章實即馬

融書注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足以明之馬融

兼衣與旗為四章加祭器而五章三辰在旗亦在衣宗彝在祭

器不在衣故數三辰不數宗彝馬融又逆數黼黻粉米藻火大

夫不得服黼黻士不得服粉米今攷孝經注天子諸侯服用馬融說不數宗彛亦用馬融說大夫士服鄭意以馬融說未安故順經爲次鄭意又以天子至士服皆至于黼黻今注黼黻上有闕文此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說異日注禮注書是後定之說陸澄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爲不相類宜也竊見鄭學積漸而成由淺而漸深由疏而漸密注三禮成而學乃大成三禮唯禮記至曠故鄭注禮記用力尤勤參互推求以定畫一小有不類便出之爲虞夏爲夏殷爲魯爲晉霸制與周制區分爲五故無不類然而初定之說猶橫積於胸中改之不盡也卽如禮器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汎言耳于虞制何涉縱欲以服章況譬在周言周可矣而注云謂若天

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卽初定之說孝經注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其餘逐漸更移如注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間又注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袞用天玄卽是象天不必日月星辰魯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然者欲自實其三辰在衣之說又避周制郊天大裘而冕也鄭以意彌縫其間大概如斯復因明堂位有殷火周龍章周禮司常有日月爲常左氏桓二年傳有火龍黼黻故注周禮司服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彛說逾按密故注儀禮觀

禮云天子有降龍有升龍又云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於是乎侯伯不服龍衮士不廟五服之班矣復因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爲士服龍衮顯證故特以從王服一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虞書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難之而鄭學之徒堅持不絀皆後定之說也嚮使注孝經在注禮注書後必不仍用初定之說何者孔子爲曾子語孝道舜大孝武王周公亦達孝在周言周當服周之法服不必服舜之法服而注孝經不然者彼時去事馬融未久故承用其說兼下己意也然而鄭不追改何也鄭注禮以意彌縫其間而欲然者亦復不少卽

如節服氏衮冕爲從王服何以侯伯子男大夫不得從王服何以士從王服不得廟五服之班欲消釋之仍難消釋若斯之類內不自安故考經注雖不類義得兩通不復追改學然後知不足後說未必皆是前說未必皆非鄭意如此固非陸澄之所能攷也陸澄又謂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自序全篇亡孝經正義引其略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表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據知注易在臨卒之年自序注易時作稍牽晚年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概不登載未可據爲孝經非鄭注之證也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載鄭自序逃難下有注禮二字無至字餘與正義引同余攷鄭氏著書三十餘年

論天文七政注乾象歷緯俟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
通三統歷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觀祕書緯術之
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黨事逮捕故逃難孝經序言僕
遊難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而注孝經是也

樂史以黃巾寇尋
青部當之非

間禁錮之令歸而杜門注禮檀弓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禮注
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在文網中嫌引
祕書故諸所牽圖緯皆謂之說是注禮在禁錮時也其魯禮禘
禘義三禮目錄注尚書大傳荅臨碩周禮難駁五經異義皆注
禮時作注春秋左氏傳未成亦在禁錮時知者本傳列箴膏肓
發墨守起廢疾在黨禁解之前六藝論亦禁錮時作知者論孝
經云玄又為之注論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

故公羊序疏以為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
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為鄭
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
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
以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議造漢曆鹵已
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
子巳得上元本星度志又言太初元年歲在困頓此以太初元
年爲丙子也歷法以冬至起算故爲甲寅爲丙子以立春言則
甲寅卽乙卯丙子卽丁丑計甲寅丙子差二十二年注釋家莫
能通其說唐一行大衍歷議引洪範傳曰歷記起於顓頊上元
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

室五度秦顛項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余以爲一行蓋未曉太初術者孝武詔卽難推算甲寅不容有誤以語姚氏文田姚氏主一行說以爲從丙子上推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年名余謂不然十九年爲一章章不無盈餘積二百四十三章而章差未可以推太初術也孝武於甲寅年下詔稱年名爲逢攝提格何得云非年名當太初造歷時鄧平落下閎等亦精推算何至非甲寅而稱甲寅況歷書有褚少孫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甲寅迄孝成建始四年己巳凡七十六年彼在建始時稱建始年名不容有誤猶

今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無端而改稱丁酉豈不失心病狂哉司馬貞索隱言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小司馬雖未曉太初術其言不誤蓋太初自爲甲寅三統自爲丙子漢志依三統追改甲寅爲丙子而不明言追改猶史漢追改太初己前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不明言追改也按太初元年起冬十月迄十二月凡十五月史漢無其事以實之亦不明言然而甲寅與丙子得成兩是余未能遽通其說蓋疑旬日葉氏紹本從姑蘇入都語余曰錢氏大昕嘗推得之古者以太陰紀年淮南子太歲常在太陰後二次余始恍然知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也太陰從寅起太歲從子起左行於地歲星從丑起右行於天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太陰在卯

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子太陰在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亥其餘如法推算乃作太陰太歲表攷古者可一覽而明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攝提格	單開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闌茂	大淵獻	困頓	赤奮若
太陰起	太陰二	太陰三	太陰四	太陰五	太陰六	太陰七	太陰八	太陰九	太陰十	太陰十	太陰十
一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年	二年
太歲三	太歲四	太歲五	太歲六	太歲七	太歲八	太歲九	太歲十	太歲十	太歲十	太歲起	太歲二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年	二年	二年	年	年
歲星十	歲星十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起
二年	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右表如法推算得甲寅丙子之異而同千八百餘年始發此覆

惜一行等不得聞之錢氏之說曰太陰即歲陰古人用以紀歲與歲星相應之太歲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及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漢書前兩月是淮南亦以太陰

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史記似異而實非異也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余因錢氏說復得數證離騷攝提值楚何王何年難可推算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涪灘申也呂不韋傳秦王年少云云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然後云始皇帝益壯然後云七年九年知不韋著書在始皇初即位時入蓋災之誤始皇四年歲在戊午太陰在申則太歲在午此一證也服鳥賦單闕之歲單闕卯也賈誼傳文帝初立召以為博士又云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又云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按誼以孝文二年適長沙居三年為孝文四年歲在乙丑太陰在卯則太歲在丑此又一證也

按異姓諸侯王表孝文二年長沙靖王產嗣誼適長沙當在是年李善注服鳥賦曰文帝之世王長沙者

惟吳芮之子孫耳史不載其謚號難得而詳李蓋未檢史表也黃帝占六國時依託而有太陰

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占說在開元占經一百一十一知黃帝調歷本以太陰紀年此亦一證也夫太陰太歲皆與歲星相應有名無形非可目驗可目驗者歲星亦無甲寅丙子之題勒款識任歷算家之稱謂焉耳是故以太陰紀年為甲寅以太歲紀年為丙子丙子以冬至起算丁丑以立春起算歷本同條共貫自從翼奉以太陰當太歲劉歆因之廢太陰而甲寅遂為丙子復不以冬至起算以立春起算而丙子遂為丁丑以迄于今沿用丁丑亦頗簡捷嚮使三統明著沿革之由則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人人共喻矣所以不明著者歆阿莽意也莽移漢祚于寡婦孤兒手事多闇昧歷用三統仍假太初為名十餘

年漢兵誅莽又六十三年是爲元和二年始改用四分前此皆用太初實皆三統孟堅撰志以三統當太初于是東漢議歷者承用班說皆言漢初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孝武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晉司馬彪續漢志亦言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與一行所言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者如出一口大率移後蒙前顯與孝武詔甲子篇違背而太陰竟長夜矣余故通其說俾後之讀史漢者知甲寅乙卯丙子丁丑之異而同焉姚氏難曰如吾子說從甲寅上推下推仍不值甲寅對曰續漢志注補引樂叶圖徵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又引韓子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見故聖

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四分元法亦四千五百六十六太初將同同則上推下推皆值甲寅三統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加災歲於經歲外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于是上推下推皆不值甲寅孟堅不曉歷算徑以三統追改太初故有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語後人誤據漢志從丙子如數推之遂不值甲寅實則太初元法未必如孟堅所云也

于是姚氏語塞無以復難也

案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

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太荒駱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陰在未星居申涿灘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陰在酉星居午闞茂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陰在丑星居寅全謝山經史問答卷五引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而釋之曰歲陰者太歲也語甚誤倘釋翼奉以後之太陰則可耳又案史記貨殖白圭傳有太陰在卯至午至酉至子等占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後當爲

前轉寫

誤也

前轉寫... 誤也... 鐵橋漫稿四... 文類二... 四錄堂類集

鐵橋漫稿四

文類二

四錄堂類集



程